

書

甬州史料前集卷之十三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童復表彙次

中官考三

弘治一朝

正德朝首年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巡按御史暢亨言弭災二事一曰減稅利謂溫處二府銀坑



歲額課銀二萬二千二百四十餘兩近來礦脉
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而太監張慶歲取耗
銀又三千兩皆百姓賣子鬻產以充其數官司
逼迫有因而自盡及散為盜賊者乞量為裁損
止因所得多寡徵之二曰除奸弊謂太監張慶
以進貢為名歛百姓財物歲計數萬而所貢之
物仍出民間賣鈔鬻鹽四時饋獻商稅之利錙
銖不遺金玉珍玩奇禽異卉充滿第宅土木人
工無時休暇而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私立行

事驚疑人心官吏受其辱挫軍民被其荼毒乞
下慶于理籍其所積以助經費奏下禮部議令
所司行之於是吏戶二部請以銀課及坑冶官
行巡視浙江侍郎彭韶并續差御史同三司官
公議裁省都察院以慶嘗遇赦請徵還京師以
釋民怨詔銀坑冗員如奏勘處張慶姑令自
陳罪狀以憑處治仍行浙江大小官員各加修
省以消天變有不加意者罪之
二年南京沿江蘆場俱係軍民開墾辦納糧課

及各窰廠採取供應柴薪成化初江浦縣界新生沙洲六段縣人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沉江田畝之數洲與內官監原撥蘆場相隣江東巡檢司舊管工部蘆場二所亦與比近瓦屑壩下有廢官房酒樓地一區石城門外有湖地一所舊嘗牧積木料及畜放水獺老鴉其後事已悉賦居人歲供租銀百五十兩於守備廳公用太監黃賜時奸人悉以獻於三廠指為原撥供應之數賜及後差太監張本等受之盡收其利而歲

額租課復責償諸人相承至太監蔣琮不改成化二十三年詔書令投獻山場湖蕩地土悉歸於民縣人相繼奏言下南京監察御史姜綰等覆按而琮屢以揭帖囑托使斷歸三廠綰等遂連名劾琮謂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外情用揭帖而抗詔旨刑部請移文於南京法司覈實琮上疏自辨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等罪狀出其黨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諸人連謀構陷因

條析綰等所言而況及御史劉愷方岳及南京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宏皆攷省同鄉奸黨而綰亦江西人以故喬新不詳虛實附和加叅有旨行南京并勘而太監郭鏞奉使兩廣過南京適法司會官於後朝擲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占種湖田事鏞因駕官舟過湖觀望御史孫紘等以擅遊禁地劾之鏞還自辨因言錦向違法事多而言官蒙蔽不發請遣官覆按上命太監何穆大理寺少

卿楊謚錦衣衛指揮楊綱偕往綰等及琮更相奏懇綰等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奏至謂其各因私忿煩瀆聖聰琮不當占管獻投蘆洲湖地私囑勘官及擅收班匠工銀而所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宏為李孜省姦黨其言皆誣綰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占種湖田事而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發狀詞亦多不實請並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為穆等所奏止是勘詞無諸人款狀而琮

縮續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穆等重勘歸結於是
 縮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玉覃蕭徐禮
 余濬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官
 云
 三年司禮監何穆等按覈南京守備太監蔣琮
 及御史姜縮等互奏事狀下都察院會刑部議
 縮等行事多失有乖風紀琮陳辭累辨誣陷人
 罪及太監陳祖生鄭強錢能等各因襲受獻洲
 塲之類并侍郎阮勤等擬罪不當有旨御史

不顧大體構辭訐奏煩瀆 朝廷姜縮劉遜余
 濬孫紘繆樗紀傑方岳各降一級劉愷降二級
 俱調外任蔣琮等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
 強錢能李榮免問於是六科十三道俱疏論不
 聽

琮小有才言語狂誕為同類所惡 上亦厭之
 每為正言以迎合 上意及繼曉李孜省等遇
 赦琮奏請復治 上悅之既守備南京驕恣不
 法縮等劾之琮支辭深辨勘官亦右琮而抑縮

等故綰等落職而不及琮琮尋論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不法事上命給事中任倫刑部郎中盛洪等會勘未結琮復奏性潛易卷案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兵部員外郎袁爌罪亦連性性疏辨會南京廣洋衛指揮石文通亦奏琮開掘聚寶山有傷皇陵王氣及毆死商人占役軍匠侵奪官地私造馬船諸罪八年司禮監太監趙忠等會勘獄具性革職為民琮等逮問所掘聚寶山口令南京守備官填補琮獄成詔姑宥

死發孝陵充淨軍種菜初琮訐性時疑二當道者庇之揚言欲舉二家不法事二家恐因文通欲奏琮遂潛令增入開掘事始得正其罪其年治紀貴紀旺等詐冒皇親罪初入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本姓李自說為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偽弗發愷嘗托鎮守兩廣太監顧恒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愷姨壻韋父成知其家無人

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戚畹目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於田主鄧璋曰韋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可乎璋因與偽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訐父成之偽會 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春等聞 上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 賜第并金帛莊田奴婢甚衆父成豔之至京爭辨 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為解令父成馳驛歸

會 上命郭鏞祭紀氏先塋且焚黃監生蔣灝等挾僮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友廣戍 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乃遣科道官孫珪滕祐往廉之得實獄具 詔以父貴祖旺論斬處決郭鏞本知其偽黨比蔡用欺罔不言俱當誅姑斥為小火者陸愷致起偽端法尤難宥但嘗有奉侍 陵寢勞動發 茂陵司香韋春老疾免罪降左少監回京閒住後父貴祖旺竟減死論戍

十年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奏八事內禁傳奉謂太監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以周玉李恕僕隸廝役為之傳陞官職名器之濫莫甚於此乞行裁革一黜異端謂太監李廣熒惑聖心召集道流以黃白修煉之術丹藥符籙之伎雜進並興傷風壞化乞加斥罷一去大姦謂太監廣有大罪八一誑陞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太子立寄子壇之名而有煖炕之說三撥置皇親希要恩

寵四盜引玉泉經繞私第五首開倖門大肆姦貪六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祚自稱廣為教主主人而廣為傳陞官職求賜玉帶要結邪人玷辱名器七畿甸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碗戶為名侵奪土地幾至激變良民八東南民力困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其利以致遠方之民傾蕩家產他如近而駙馬貴戚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呼之為公乞置之於法以為後戒時御史張縉等亦以為言俱報聞

十一年太監李廣自殺刑科都給事中張朝用等御史丘天祐等言廣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茲幸罪惡貫盈自速其死朝野聞之罔不稱快然廣所餘金帛何啻千萬要皆夤緣嗜進之徒多方餽送者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乞拘廣親信任事之人責取簿籍付之法司鞫問明白從實具奏仍將夤緣得進者奪官褫爵以清仕路有旨奔競交結者仍令科道官指名以聞司設監太監蔡昭為故太監李廣請祠額祭祭肯已許矣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之死罪惡貫盈萬口稱快皆謂其欺罔之情賊濫之跡悉已敗露 聖心昭鑒必正其罪而乃 賜之葬祭又予祠額是使欺罔賊濫之人與善良者無別誠恐上累 聖德下拂人心其於 國典政體干礙非細 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之是月有中使至其舍得簿籍以聞皆中外官餽遺廣者或黃米若干石白米若干石 上不信曰此妄也吾嘗至廣第豈足以容是米哉左右

言黃米者黃金也白米者白金也行賂者避人知故為隱語耳上震怒言者不得籍乃風聞以疏上未即施行於是吏部員外郎張綵疏謂如遼東鎮守等濫殺貢夷冒竇此不赦罪也事已勘明而陛下乃寬容之太監汪直梁芳等撓亂國典熒惑聖心脫死幸矣久擯不用而陛下復召還之廣平日招權納賄致陛下受姦諛蠹惑之名而不自知軍民罹貪殘剝削之苦而無所愬今縱不追戮其罪豈可併置其惡黨於度外而漫不懲戒乎伏望斷自聖心凡營求餽遺多者大臣致任小臣罷黜武臣十一月都給事中張朝御史丘天祐等奉旨不旨疏上交結李廣之人武臣則保國公朱暉恭順侯吳鑑豐城侯李璽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都督孫貴副總兵朱瑾文臣如吏部尚書屠滸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禮部侍郎程敏政兵部侍郎王宗彝工部侍郎史琳林鳳都察院

金州史稿 卷三 前集

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李蕙左副都御史彭
 禮通政司左叅議姜清太常寺卿崔志端李温
 少卿李傑寺丞王福廣太僕寺少卿楊瑛河南
 左叅政張琬右叅政李瓚山東右叅政謝文按
 察使趙鶴齡副使田澹鄧光輔雖賄賂有多寡
 交納有淺深然皆心術奸邪縱跡詭秘吮癰舐
 痔何所不為婢膝奴顏無復羞耻乞賜罷斥仍
 乞 敕司禮監發下賄簿容法司逐一查究得
 旨干礙人衆且無指陳實跡 命仍舊供職簿

籍亦不必追究

按此小說中所載月影中壽寧侯門有轎十三乘蓋籍侯以解

也於是尚書周經言廣已死故科道敢於肆擊
 死虎以誣陷臣使廣若在臣縱奔競彼亦退縮
 如畏虎敢狂吠哉又乞下法司將廣家人嚴鞫
 及查簿籍曾有臣姓名但有寸金尺帛即係交
 結將臣斬首市朝以為奔競無耻之戒尚書瀟
 亦乞查簿籍有臣姓名即凌遲處死以謝言官
 俱下所司

禮科給事中涂旦等兵科給事中王鎮翰林檢

討劉瑞復論王越黨李廣乞特罷用監察御史胡獻又謂李廣雖死簿籍猶存越及屠瀟李蕙皆以賄廣得用身為大臣率眾為奸宜先正其罪然後次第行罰不聽

禮科給事中吳士偉請悉罷鎮守內臣俱不聽是月南京科道官復論劾王越屠瀟周經徐瓊王宗彛史琳林鳳李溫崔志端掌通政司侍郎元守直掌鴻臚寺侍郎賈斌都御史錢鉞陳瑗劉憲太常少卿布自雲太僕寺卿宋琮大理寺丞劉憲光祿寺少卿趙珙順天府丞簡琦南京戶部侍郎鄭紀太常寺卿呂憲通政徐說少卿魏富祭酒劉震太常寺丞黃輔政交通不職請斥之俱不聽

先是編修羅玘言近者科道官劾奏内外文武臣僚賄結故太監李廣以求榮進極其醜惡但其間有部寺之尊將相之寄自天下四夷望之必以為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凜然恒有畏懼之心而不敢慢易竊發者以此而已今一旦指其

名而暴其惡則將以謂我堂堂天朝且然雖有
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彼亦不復信矣此大可憂
也又凡人之遇窘迫窮急苟可以免其一時之
禍於凡貴戚之家近習之門鑽刺乞哀何所不
至將有甚於前日求李廣者是閉一門又開一
門塞一穴又開一穴死一李廣又生數李廣此
亦可慮也欲望曲全免言官指名惟降 旨密
諭之使各自稱疾引退而限二三月之內或因
考察兩京大臣而以他事黜其尤甚者數十人

陽若不知陰實加譴如其頑然不動遂以正典
刑焉此內消之說也○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
洪遠等奏謂太監李廣平日贓物鉅萬簿籍尚
存姓名可考欲一一究竟其事明正其罪伏聞
陛下初欲行之既而中止豈因編修羅玘有不
必查究之說而左右之人又從而傳會之與邇
來羣奸肆志中外交通忠直之士欲發之而未
得其路以為無左驗恐不足以取信於 陛下
也今幸而李廣自死又有簿籍可證蓋 祖宗

在天之靈持此而告。陛下也。若復縱而不治。豈不坐失事機。况白米黃米之隱語已譁然於中外。而某官某人之饋送。想亦昭然於。聖心在。國法既所難容於事體。亦豈可已。但其倡為不必查究。冀存大體之說。乃諂諛側媚之徒。自以此為邀結姦邪之地耳。因乞罷玘官斥歸田里。并劾屠浦白昂為奸邪魁首。詔已下。處分勿論。○又言玘嘗為太監蕭敬門館教庇之。未可知也。○都察院覆府部會疏言。故太監廣招權納賄。贓物累鉅萬計。莊田鹽貨尤多。乞籍其所有。盡沒於官。不聽。

十四年四月。先是內使劉雄過儀真。知縣徐淮不以時供應。雄怒。棄關文渡江。懇諸守備。太監傅容奏其事。命械繫淮。付錦衣衛考鞠之時。給事中許天賜監察御史馮允中皆上疏請宥。淮而六科十三道亦繼以為言。皆不允。刑部擬淮贖杖還職。命免贖對品。調除邊方。十五年七月初。御用監太監金輔楊雄樊清奉

命送平涇王之國長史張顯范兆祥承奉韋瑢張賢等沿途多所征索驛官不勝榜笞至有自溺死者行及天津減曳黃船夫百人責令納錢而瑢及顯等皆自增夫數散各船者競繫掠索錢二人被杖而死其家各訴於輔輔集訊舟人得內使李順家人行杖者執之儀衛正張璠即以擅執王府從人稱令旨差校尉擒捕三衛官指揮賀勇等懼而閉門遂三日不朝黃船留六日而發殿後者復羣掠柴市居民貨物時輔鼓吹先行瑢等以輔受賂專制撥夫譖於王王與輔由是遂有言輔奏顯瑢等貪暴王惑其言不可禁王亦奏輔始至府即由中門入讀詔踞慢在途專擅欺侮前後各數疏而東廠緝事者亦發李順等繫死役夫之事有旨捕順等至京拷治遣工科右給事中周璽刑部郎中毛實往按之得輔取魚不獻鼓吹先行二事及瑢賢顯兆祥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夫時王止令如例蓋上體聖明節用愛人

之心下防左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實終非本心必承奉長史掩飾蒙蔽之過且瑑嘗阻輔啓請於王前稱呼爾我其縱肆可知請重治其罪命錦衣衛逮繫瑑等至京鞫治之輔等俟至京日令司禮監奏請處置指揮賀勇等二十八人滄州吏目韓天爵等及軍餘三十八人俱連逮坐罪有差

十八年五月上崩司設監太監張瑜掌太醫院事右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下

獄初上以禱雨未霽戒偶感風寒命瑜與太

醫院議方藥瑜私與文泰廷和不請診視輒用藥以進繼與欽及院判方叔和醫士徐吳等進藥皆與證乖先帝遂彌留中外痛恨至是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并科道等官上疏請正其罪令旨命錦衣衛執瑜等送都察院會官鞫之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會同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馬文升等以張瑜等獄上謂瑜嘗奉命修理藥料與劉文泰及有參議丘鈺假

市藥侵盜官錢及纂修本草又薦文泰及高廷和同事並緣為姦先帝不豫瑜欲援引文泰等徵幸成功施欽及院判方叔和等相繼診視俱醫不對證擬瑜及文泰廷和諸司官與內官交結作弊而扶同奏者律各斬欽等罪各有差有旨瑜等論決欽叔和革職閒住鈺追贓五百兩并泰發為民史謂大臣有陰厚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依交結內官律其後瑜等遂得以為解脫之地識者恨之

正德元年命太監韋興往太和山司香蕪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科道官周璽曹來旬等各疏語初革天下守備內官非舊額者今詔墨未乾弊端復作何以全大信於天下因疏興罪惡乞賜斥逐併劾取回太監齊玄指以煉丹為名糜費帑藏乞寘於法興即成化末與梁芳等亂政者也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興於成化年間引用儉邪進用竒巧大壞朝廷之法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用臣民痛快今泰陵之

土未乾而姦邪之黨復進恐於 聖孝不為無損乞如給事御史言將興斥退俱不聽
大學士劉健等復言政令十失內言內府僉書守門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 旨減革者不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韋興齊玄蠱惑 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夤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鑄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不與皆關內臣者報聞

吏部主事孫盤應詔言庶政之弊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閫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為外夷竊笑况未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守監鎗諸內臣托以腹心而其誅求百計實為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於標下縱之生事以為爪牙或抑買弓絃纓子而總收軍餉或扣轉倉

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役戰馬或私種
奪占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籍惡少聚
歛侵剝勢若虎狼武職藉以夤緣憲司不敢詰
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占剩羸卒當之故不能
勇鬪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報則皆附勢挾
貴者攘之而又甚者跡未離於京師名已登於
奏牘使沒者啣冤被創者抱病欲兵威之震邊
鄙之寧得乎乞盡取沿邊內臣回京所帶頭目
盡行革去下兵部覆請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
廣行都司及密雲懷來建昌之分守宣大甘寧
廣寧之監鎗山海龍門永寧大同朔州之守備
皆所當革其奏帶頭目通行嚴禁不許踰數
旨不許

六科十三道言太監崔杲等以織造奏討引鹽
假公售私貪求無厭利歸於己害歸於上乞
賜裁革有旨切責其奏擾於是大學士劉健
等上言皇上首頒明詔分布大臣清理天
下弊端柰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

生財之源既塞蠹財之孔復生臣等若坐視不言依阿順旨不惟負先帝顧托之重亦且虧皇上新政之明前奉敕決不敢撰寫况崔杲定計引鹽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價銀尤務省徑若仍給鹽支賣必夾帶數多向來作弊射利之人因而附益則鹽法之壞尤甚於前清理之官殆為虛設東南困敕之民恐生不測西北兵荒之急何以應之伏望收回成命止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織造則供應不乏鹽法可行於是五府九卿及科道皆言之上猶持全予意於日講罷召健等至煖閣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乞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可全與健等對曰如是已足用矣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引鹽健等對曰戶部亦為朝廷節用耳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價以引鹽與之不亦兩便健等對曰價銀不若鹽引之費大上曰何故大學士李東陽對

曰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引鹽不行上曰若夾帶事覺朝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對曰此輩一得下明旨即於船首揭黃旗書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酬應少悞即加笞辱至於鹽商竈戶雖凌虐萬狀誰敢訴寃所以不若禁之於是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文官十人中僅有三四好人耳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已而曰此事務要全行健等對曰容至閣再議退而上疏復力爭且求罷上始曰昨聞卿等面奏今復覽奏朕心已悟引鹽支十之五餘議與價銀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遷乞休許之先是健遷與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以內侍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等蠱惑上心連章請誅之皆留中不出會九卿衙門戶部尚書韓文等亦上章請誅瑾等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

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閒住之意健
以為處之未盡皆厲聲曰先帝臨崩執老
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幸若此
他日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寬等乃辭去其
意尚未決而王岳者素忠直且提督東廠與太
監范亨徐智皆恨瑾等姦將請於上有所處
健等方約文與九卿伏闕面諍而岳從中應
之會吏部尚書焦芳泄其謀於八人者乃瑾尤
巧佞狠戾敢為惡環上而泣上心動而瑾
遂入司禮矣是夜遂入傳旨榜答岳亨智於
南門遣之南行質明東陽遷及文等方伏闕
聞之健東陽遷即日疏辭皆報可而東陽獨
留○史謂請誅瑾等疏實出東陽筆第太監陳
寬等至閣議時東陽辭頗緩中人皆以為事不
由之故獨留而人亦幸其留也瑾既入司禮丘
聚遂領東廠張永把總神機營兼提十二營魏
彬總三千營遣人追王岳范亨至臨清殺之惟
徐智幸免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與左侍郎王

鑿俱入內閣○其月南京十三道御史陸崑等
 論劾太監馬永成魏彬傳興羅祥谷大用蒙蔽
 左右游宴無度以致上干天和災異叠見內閣
 部院大臣受 顧命之托者所以弘濟艱難隨
 事匡救言之不聽尤湏伏 關死諍以悟 聖
 心顧乃怠緩悅從間有論諫亦多異順退託其
 如 先帝付托天下屬望何哉乞 敕內閣部
 院會司禮監通查嬖倖馬永成等盡行屏斥以
 絕禍端盖未知事之變也

李夢陽秘錄云初上即位青宮舊閣等日
 導上犬馬鷹兔舞唱角觥漸棄故舊罔親
 萬機時號八虎而段敏王偉雖舊閣以端懿
 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韓

文每朝退與屬吏言輒淚數行下以閣故而
 郎中李夢陽問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
 戚徒泣何益韓公曰柰何曰比諫臣有章入
 交論諸閣下之閣矣夫三老者 顧命臣也

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殊死
 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易為辭事
 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持鬚昂首毅然改容曰
 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

國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
 大臣又無不踊躍喜者韓公乃喜退而召夢
 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
 文上弗省也不可多覽弗竟也而王岳
 者亦青宮閣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閹儕
 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閣者業窘相對

涕泣會諸大臣疏入肯上於是遣司禮者八
 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
 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
 日忽有肯召諸大臣蓋人人惴也既入左
 掖門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
 韓公於是故曳履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
 趨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
 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
 手諸公疏曰有肯問諸先生言良是無非
 愛君君憂國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
 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
 一語荅李榮面詰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
 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
 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
 殘祚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
 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
 於是李榮哂而言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
 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時諸閣

者窘業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
 乃竟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
 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累之耶而敢壞國
 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瑾入司禮監而
 收王岳范亨詔竄南京尋殺二人於途矣
 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洵
 洵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
 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捨
 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喋餒狗矣上為
 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
 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諸先生有言
 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謂閣議此其情何也
 夫既上狗馬鷹犬岳嘗買獻之否今獨咎奴
 儕既而益伏地痛哭上於是怒而收王岳
 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
 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
 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召瑾入司禮
 監此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劉嘗

推案哭謝亦疊疊皆皆周
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太監李榮傳 旨邊關隘口等處切近京師舊

設守備內臣仍添補凡十二處

先是大學士劉健等之致仕也給事中李紳劉

淮上疏乞留之南京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

傳其奏稿應天府尹陸珩復傳示諸司兵部尚

書林瀚聞而歎息於是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御

史薄彥徽等具奏言健遷先廟元老不宜輕

去又言 上晏朝廢學與六七內臣新進佞幸

遊宴驅馳射獵等事 上大怒逮銑杖之 關

下勒為民事連承慶停半祿閒住瀚珩俱降三

級致仕兵部主事王守仁江西清軍御史王良

臣各救之瑾矯 旨下鎮撫司訊具獄良臣杖

三十 關下為民守仁杖三十謫貴州龍場驛

丞

瑾矯 旨枷尚寶司卿顧璿湖廣副使姚祥於

長安左右門外工部郎中張瑋於張家灣俱以

違例乘轎為東廠所發也枷巡按隆慶御史王

時中於都察院門外以酷刻亦為東廠發也璿等以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時中以左都御史劉宇疏濱死而後釋之各坐謫戍○後矯旨以南京御史潘鏗阿附王岳斥為民○史謂瑾每搆雜藝上前俟其玩弄乃多取各司章奏請省決上每曰吾用爾何為而乃一一煩朕耶宜亟去自是數次後瑾不復奏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上多不知之矣

敕諭文武群臣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

匡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盤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寔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朮任惠李光瀚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訥李熙王蕃葛浩陸昆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

廷聲劉玉通相交通彼此穿鑿曲意阿附遂成
黨比或傷殘善類以變上心或變亂黑白以駭
衆聽煽動浮言行用頗僻朕雖察審尚務優容
後漸跡彰露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俯遂其休
致之情若自償則公譴謫之典其敕內未罪者
吏部查令致仕毋使惡稔追悔難及○史謂是
日早朝罷傳宣羣臣跪於金水橋南劉瑾以
敕授鴻臚宣讀之其文乃瑾私人屬筆或曰焦
芳為之

瑾傳 旨陞文華殿書辦等官張駿等駿由光
祿寺卿陞禮部尚書周惠疇由尚寶司丞陞光
祿寺卿楊立由大理寺評事陞太僕寺卿高岱
全泰由評事陞鴻臚寺左少卿華英由鴻臚寺
丞陞光祿寺少卿朱天麟由中書舍人陞太常
寺丞高榮由舍人陞尚寶司丞王杲等十一人
由序班陞中書舍人黃璽等三人由書辦官陞
序班先是通鑑纂要成劉瑾欲裁抑纂修官以
謗寫不謹得譴 命右少監陶錦提調駿等改

臚至是臚畢進 呈乃皆超進官秩裝黃區役
竇瑁等七人亦陞文思院副使若張暉之陞光
祿少卿儒士姚瓏之授序班又不與臚寫者
三年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員浙江右叅政梁
澤等致仕江西右布政使李韶等閒住都勻知
府黎臣為民得免矣劉瑾忽附批翰林院學士
吳儼惟慢不脩令致仕養病御史楊南金無疾
欺詐著為民後有托病請假及丁憂違限不起
復者通奏懲治儼以瑾索賂不應故也

進命知府及內外官五品皆推二員聽點用
工科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兵科給事中周鏞
自刎死於淮安舟中借貸於淮安知府趙俊賂
劉瑾不得故也俊逮繫論罷○給事中郅夔奉
覈榆林功自經於公署

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張彧劉子厲以查盤
錢糧後先忤瑾意下獄奎彧枷項警衆且死大
學士李東陽等疏救之始釋為民希曾子厲杖
三十亦為民

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訪江西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於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有華衣怒馬作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密賂之冀免其禍自是人不能帖席矣大用又請訪求西番兒驕馬實其監兵部覆請差官至其地諭之

鎮守河南太監廖堂奏保司府州縣官員賢能且擬陞調某職吏部多所覆從吏科給事中何紹正等駁論 上是之切責堂令自陳所奏保

官員令巡按官察實以聞按是時惟有此一舉尚近法耳

六月壬辰午下朝後御道遺匿名文籍者侍班御史奏之司禮監隨傳 旨面加詰問諸司官皆跪於丹墀午後執後班官三百餘員通送鎮撫司究問次日大學士李東陽等救解始釋之

韓苑洛雜識云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拜伏既起御史塔上有無名揭帖一本皆言瑾事上命錦衣衛查既而劉瑾傳 旨令百官奉天門下跪候發落長刻 命堂上官起出已刻劉瑾立門東翰林院官就東跪訴內監事待翰林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甯

果訴於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此乃新進士所為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你每把朝廷事件件壞了畧加處置就都怨恨太祖法度你每不曾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舊站立看有揭帖處是何官太監黃公偉曰凡朝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以下皆雜立丟帖之人豈肯復立於此處虧了人理令復跪又點武士令各官家捺稿黃公又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肯留稿瑾已之此事若非黃公不擾害不知揆出何等無端事件為禍不淺時天暑日烈通無片雲微風僵者數人命拽出黃公忿曰你帖子說的都為國為民事挺身出來死了也是好男子枉累別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尚該死罪御前如此是何為國為民蠹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皆入留太監李公榮監之李曰你每倒一倒衆肉使擲下冰瓜甚多李曰你們取食之瑾出李曰你們却跪着來了

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李公私宅住黃公南京間住申刻旨出都拿送錦衣衛追究進士陸伸昏迷擡至錦衣衛監中不能容丟放院內是夜不知何時身死都人洵洵皆罷市初各官拿送錦衣時途中賣飯者皆爭以飯遞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內人所為命軍官丟下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廣東按察僉事方良永服闋赴部違限僅三月

吏部請補信陽兵備缺是缺弘治間所添設者

也劉瑾矯旨責吏部夤緣作弊且謂新添官

職既議革矣而良永何乃營幹選補遂勒令致

仕

李州史斗

上諭鐘鼓司太監康能等以慶成大宴音樂缺廢非所以重示朝廷命禮部移文各省選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禁廷之百戲悉集矣瑾傳旨改惜薪司外廠為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為內辦事廠時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又立內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廠比東西二廠尤為酷烈中人以微法往往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餘人集於城外東郊持白挺劫人聲言自分必死欲甘心刺瑾瑾懼乃復之瑾又令寡婦盡嫁及停喪未葬者盡焚棄之京師闕然瑾恐有變乃罪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廠後事也

戶部議覆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查盤錢糧巡撫等官止是督理不嚴請寬追賠或罷斥不用瑾矯旨謂糧草示國家重務巡撫總理等官委托非輕既治邊無方以致滯爛糠粃百有餘萬及事發坐罪倉官小民監追至何以賠償且巡

撫加以參贊總督等名尤難辭責如錢鉞之擅改祿米張縉馬中錫等之不職王時中之酷暴許進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之無知叩關尤有不能盡舉者不治何為○史謂東陽等所奏及糧餉而乃槩責健等以洩其怒可駭也○尋追嵇任遺失文冊罰原任尚書韓文米千石輸大同倉侍郎張縉五百石輸宣府倉○再矯旨南京戶部尚書致仕雍泰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馬文升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仕劉大夏禮科右給事中趙士賢貴州道監察御史張津俱為民吏科都給事中任良弼等廣西道御史陳順等五十六人俱輸米三百石於邊先至者減三之一死戍者免之以嘗薦及用雍泰故也○
以土官岑猛叛事逮故原任尚書劉大夏潘蕃伏羌伯毛銳等至京大夏蕃永戍肅州衛銳革太子太傅并祿米五百石
四年勒大學士劉健謝遷俱為民禮科給事中

曾大顯降浙江布政司照磨御史劉金降桃源縣丞仍各杖二十以查盤忤瑾意也

瑾請於陝西興平縣馬嵬鎮建義勇武安王廟賜額忠義令有司歲供祀事仍乞頒大敕防護立碑鐫祭器房屋之數以禁侵盜制可瑾擅權得志納賂既多於京師朝陽門外斥地數百頃創建玄明宮土木之費至以數十鉅萬計而馬嵬鎮則其家所在又立此廟蓋欲侈大鄉閭誇詡榮寵也

命給事中張禴段豸胡珌王翊監察御史房瀛沙鵬復改戶部郎中胡文璧張諾馮顥刑部郎中朱塗張禰劉祥陸棟兵部員外郎屠奎為御史查盤兩直隸各省錢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懼禍各斂銀賂之每省至二萬餘兩往往貸於京師富豪復任之日取官庫所貯賠償之其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為異時張綵聞而言之瑾不自安謀差官查盤蓋欲掩其蹟也

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中具儀以出差多
斂金帛賂瑾發之照貪例為民官查覈益於外
以朝陽門外描行廠地給付玄明宮初瑾奏請
作宮奉玄帝祝延四聖壽上既賜之額而瑾
復請描行廠空地供奉香火上復許之仍命
工部履畝定價以聞即請咨戶部蠲其常稅民
間墳墓責令遷改蓋所謂描行廠者止據傳聞
工部亦無冊籍可攷軍民廬於內久已為業從
便營葬者亦無慮千家自是民皆他徙其所葬
骸骨力能徙葬者亡幾餘皆發毀暴露冤號之
聲沸於郭外

鎮守浙江太監劉璟奏巡按御史史鑑期滿當
代願更留一年不許○史謂鑑出入由璟後門
故也及鑑歸璟厚有所贈士論鄙之
實錄成以擴充政務擬陞調翰林院侍講吳一
鵬於南京刑部侍讀徐穆於南京禮部編修顧
清於南京兵部汪俊於南京工部俱員外郎編
修賈詠李廷相於兵部溫仁和於戶部劉龍於

禮部翟鑾於刑部崔銑於南京吏部陸深於南
京禮部檢討王九思於吏部汪偉穆孔暉於南
京禮部易舒於南京戶部俱主事編修董玘
為安成知縣次日復改玘刑部主事始瑾惡翰
林之慢已每與張綵謀欲調之外任綵不可至
是瑾復持之綵為講解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
段昺輩謂可乘此擠其素有讐嫌者乃以名投
瑾從吏成之

瑾奏訪金華知府萬福老疾廢事蘇州知府鮑
瓚同知王𡇗贓貪無厭命福致仕瓚𡇗俱為
民𡇗仍令查盤御史提問又訪江西左布政馬
龍貪濫僉事阮賓輕浮龍為民賓閒住

江西勘事印綬監少監李宣錦衣衛指揮同知
趙良還朝賂瑾宣萬兩良二千兩瑾方信綵言
乃降宣為奉御良為百戶俱南京閒住仍勒同
勘刑部左侍郎張鸞致仕巡撫林俊等三十一
員各罰米三百石而罷鎮守太監姚舉還京銀
輸內承運庫

禮部翟鑾於刑部崔銑於南京吏部陸深於南
京禮部檢討王九思於吏部汪偉穆孔暉於南
京禮部易舒於南京戶部俱主事編修董玘
為安成知縣次日復改玘刑部主事始瑾惡翰
林之慢已每與張綵謀欲調之外任綵不可至
是瑾復持之綵為講解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
段昊輩謂可乘此擠其素有讐嫌者乃以名投
瑾從吏成之

瑾奏訪金華知府萬福老疾廢事蘇州知府鮑
瓚同知王𡇗贓貪無厭命福致仕瓚𡇗俱為
民𡇗仍令查盤御史提問又訪江西左布政馬
龍貪濫僉事阮賓輕浮龍為民賓閒住

江西勘事印綬監少監李宣錦衣衛指揮同知
趙良還朝賂瑾宣萬兩良二千兩瑾方信綵言
乃降宣為奉御良為百戶俱南京閒住仍勒同
勘刑部左侍郎張鸞致仕巡撫林俊等三十一
員各罰米三百石而罷鎮守太監姚舉還京銀
輸內承運庫

戶部侍郎韓福往遼東查屯田過刻奏帶同知
劉玉等至錦義諸州屯卒亂守臣大出白金撫
諭始定

追奪為民充軍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
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敕其
健遷所被賜玉帶服色悉入官

五年禮部覆占城國使人亞劉凌遲處死罪名
劉本江西萬安人籍瑾矯旨謂江西土俗自
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裕尹直徐瓊李孜者黃
景數人多招物議難以備舉且其地鄉試解額
數多今宜裁革十五名仕者不許選除京職蓋
大學士焦芳有憾於華等故也

兵科給事中屈銓奏請刊定正德元年以後見
行事例以六部為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得
旨朝廷因事制法見行條例內外官民多有不
遵者其議擬刊行永為遵守○史謂瑾所行新
例變亂成憲擅作威福天下側目重足朝不
謀夕而銓乃助理為虐承望風旨故有此奏律

以國法百死不足以償怨也後兩月國子祭酒王雲鳳亦效為之事未行而瑾敗安化王寘鏞反偽檄諸鎮謂近年以來主幼國危姦臣用事舞弄國法殘害忠良蔽塞言路無復忌憚致喪天下之心幾亡神器之重蓋指瑾也

給事中邵天和會巡按山西御史馬昊及叅政臧麟僉事蕭淵查盤河東鹽課將還畏瑾索賂謀於運使李德仁德仁遂斂所屬銀一萬八千

三百有奇和昊麟淵及巡鹽御史周廷徵魏彥昭分取各數千潛至京寄於給事中白思誠家而德仁自入者亦數千為瑾緝事者所發時和已坐事為民乃遣給事中田汝耕往按之具得其實還奏有旨陞汝耕俸一級德仁罰米八百天和二百彥昭三百昊廷徵麟淵一百思誠五十各宥其罪德仁彥昭仍降二級昊麟淵一級廷徵以巡按陝西俟滿日治之

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反狀
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有酒俛
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矣永成等固共詆
瑾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入上隨其
後時夜且半瑾宿於內直房間喧聲曰誰也應
曰有中旨瑾遂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
啟東華門繫於菜廩復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
第初瑾與永不相能永還期以十五日獻俘瑾
故令緩之有泄其謀於永者永遂先期入瑾愕
然以上方嚮永未有以中之永為計亦甚秘
故瑾遂為所制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
莫敢顯言者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
朕嗣承大業務期法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
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
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
愁嘆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
陽簡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
之是時事猝從中發邏卒飛騎交絡於道黃紙

墨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
浹日乃定

先是後軍都督府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葬
祭加等公卿弔賻恐後車馬填塞東華私第至
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瑾
敗之夕密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棄於路既
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
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以密與二
三同惡定計欲為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

星出後寂然無雞大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
錚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下瑾獄降奉御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詣其
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
偽穿宮牙牌五百扇所置刀劍及衣甲弓弩之
屬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於是六科給
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瑾十九罪請
亟賜誅戮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
憤奏入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於午門

外會多官鞫訊既而鞫瑾於午門外刑部尚書
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
退却獨駙馬蔡震折斥之仰曰若何人忘我德
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於汝呼官校前拷掠
之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

劉瑾伏誅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
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鷲悍陰狡有口辨嘗
慕王振之為人在 孝廟時憤鬱不得志每

切齒文臣

上登極瑾以執役鐘鼓司與同輩

谷大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
由司禮監無人耳同輩以為能因共推引入司
禮監由鍾鼓司而入司禮監瑾以前蓋未有也
時 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 上意巧
為迎合乃變置大臣日求官僚細過深文以督
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官校遠
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 上喜謂
瑾可任乃悉以 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
決瑾持回私第與孫聰張文冕輩譏偽 旨付

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大權一歸於瑾天下不復知有日朝廷矣始焦芳泄外廷之謀得援入內閣芳亦欲與瑾為奸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同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瑾又用鄉里親故曹元劉宇張綵并楊玉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為腹心爪牙變易選法任情黜陟官謝薄者隨即革罷加賄又輒用之或徑自傳奉或別本帶批惟意所欲無復顧忌各處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賂瑾故競為苛斂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寧府已革護衛瑾受賄復之常與交通以養成其亂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者率叩頭為一拜禮瑾踞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踖蹐不敢仰視至有奏內不書名直稱為劉太監者凡公差官還餽送少不

滿意即誣以重罪官員坐事罰米動至千百石
又鈎致遠年故牘錢糧虧損非侵盜者槩加倍
追賠以致身亡家破者不可勝數創為新例罪
無輕重類決杖永遠戍邊或枷號發遣枷數日
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人或一家有犯輒連坐
左右隣有瞰河而居無隣右者以河外居民坐
之屢起大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已故致仕
大臣并收其妻子謫戍冤號之聲聞於道路民
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家收捕寘之重典故官
校一出所過皆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瑾
之威重足屏息惟恐得禍瑾又欲私取天下庫
藏及剝歛民財以益其富添設巡鹽巡捕查盤
等官四出搜索法令日繁又差官檢覈各邊屯
田倍增其稅用是天下紛紛多事民不堪命盜
賊乘之而起寘鑄之變移檄以誅瑾為名官司
封上其檄瑾匿不以奏至是為張永所發繫獄
按治反狀蓋術士俞日明俞倫俞子仁輩嘗出
入瑾家以瑾姪孫二漢者當大貴瑾遂有不軌

之謀凡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瑾俱禁令勿奏
兵仗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廣
太監蔡昭潘午為造弓弩瑾皆私貯之又造偽
璽藏刀扇中出入宮殿皆謂瑾罪大惡極反形
已具當寘重典獄上命徇於市凌遲三日不
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狀榜示天下行刑
之日仇家每以一錢易一鬻有得而生噉之者
海內聞之莫不踊躍相賀瑾竊權五年驕橫無
上生殺予奪皆自己出累朝成憲變易幾盡
自古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者上信任既
久威柄已移一旦震怒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
由上之英斷也

斬瑾親屬劉傑等十五人并劉二漢於市姦黨
左堂等發廣東海南衛永遠充軍婦女送浣衣
局二漢甫十歲術士俞倫俞日明謂當大貴至
是併收繫論死仍籍其家
大學士李東陽上疏言臣誤蒙先帝及
下委托扶衰力疾強効驅馳顧以駑劣之才綿

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救時比者劉
 瑾專權亂政備員 禁近事體相關允票本擬
 旨撰寫 敕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
 面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底真假
 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
 循隱忍所損亦多蒙荷 淵衷明見謂不於內
 閣然玉毀櫝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
 伏望特降 俞音放歸田里 上曰卿以宏才
 顧德佐政 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 先帝

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為蒙蔽卿委
 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
 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
 傳 旨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即令燒毀照舊徵
 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
 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
 巡撫兵備官裁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
 額併會試南北中卷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
 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

○文武官誥俱免追追者仍給之○追賂浥爛
糧米併罰米者免○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
者仍還其田宅○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諸
司即令衆官一二條具奏格○於是工部奏瑾
亂政十三事戶部奏瑾變亂舊制三十餘事兵
部奏瑾變法十八事吏部奏瑾變法二十四事
俱准改正

傳旨收吏部尚書張綵掌錦衣衛事都指揮
使楊玉掌鎮撫司事指揮使石文義送都察院

獄○張綵者性黠辨淫邪不修行檢初為文選

郎中被劾家居大學士焦芳以其與劉瑾同鄉

力薦之得復職蓋媚瑾也不數月間超擢僉都

御史吏部侍郎因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日出入

瑾家與朝士言輒稱瑾才畧過人嘗呼瑾為老

者進退人才一惟瑾意是徇其有所言瑾亦無

不從之因不時考察內外官員諸所選補不循

舊格率意變亂賄賂肆行後與劉瑾姪結婚往

來益稔瑾陰懷不軌常屏左右與綵謀瑾敗綵

收拷死獄中仍剉其屍於市籍其家左右流之
 海南○石文義者本內官石巖養子也因以別
 禮餽瑾留為爪牙累陞錦衣衛指揮同知理非
 鎮撫司事官員以事繫獄者納賄非滿瑾意不
 與問理又有錦衣衛百戶沈彬者因賄楊玉入
 東司房辦事往往詐稱訪事扇惑人心以張瑾
 威錦衣衛副千戶郝凱者賂瑾與文義同在鎮
 撫司理刑陞正千戶至是皆伏法文義凌遲處
 死彬處斬凱發邊衛

海南

雙溪雜記則云初張綵為文選司郎中每見
 瑾談論喜納之陞右僉都御史尋陞吏部左
 侍郎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
 天下官有饋送禮物者非出於官庫則斂於
 小民取怨貽患公所當知也瑾大開納遂禁
 察饋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回饋未至瑾
 偵知之捕下錦衣獄捶死少監李宣侍郎張
 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斂銀貳萬饋於瑾瑾
 收其銀於承運庫宣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
 戶張鸞以不知斂銀令致仕其餘因饋送得
 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言於瑾
 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逐之其
 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綵在吏部惟
 知敬瑾其同謀事者以為瑾之疎同類皆綵
 教之又楊廷和弟廷儀為劉宇心腹宇過吏
 部調廷儀為郎中親信之及宇入閣廷儀不

為綵所親有所私綵不聽廷儀兄弟深感之
 今故事吏部推大臣密謀於內閣官綵以為
 事在於瑾內閣不得預每輕之東陽等以為
 廢內閣權共封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都察
 院獄議以交結近侍扶同奏啟斬罪遇赦免
 死廷和等與都察院改擬同劉瑾謀反罪綵
 病死獄中仍正其罪然非真謀反流其妻
 子弟於嶺南不誅配綵為郎中時楊一清嘗
 薦綵諳曉翰畧堪任邊方都御史及寧夏之
 變一清致仕居鎮江綵薦於瑾起用一清同
 征寧夏至是綵被誣
 謀反一清亦不能救

楊玉既下獄科道等官因劾玉先年勘事遼東

誣杜人罪蒙先帝優容不即誅戮調廣南衙

副千戶乃乘劉瑾專權夤緣進用陞錦衣衛都

指揮管事考選軍職擅自去留貪財壞法奸惡

萬狀遍差旗校多樹爪牙密共奸謀親為心腹

劉瑾之惡由玉以成乞將玉肆諸市朝以洩神

人之忿奏入命都察院并問以聞

謫前侍郎韓福成固原衛福瑾鄉人賑濟湖廣

時歛銀巨萬餽瑾致所在盜起累年不靖又差

往遼東丈量屯田致錦義二城作亂瑾敗為言

官所劾令為民瑾獄詞復連及福故治其罪

斬張文冕於市文冕華亭人初為縣學生被黜

潛至京師投劉瑾門下遂用事冒軍功授錦衣衛千戶瑾傳旨意多出其手交通賄賂氣焰傾一時至是瑾敗併誅妻妾送浣衣局

科道等官復自劾不職因劾內外官為瑾奸黨者二十六人大學士曹元吏部尚書張綵戶部

尚書劉璣兵部右侍郎陳震

璣震俱瑾鄉人也

南京禮

部尚書朱恩都御史魏訥揚武劉聰徐以貞翰

林院修撰康海侍讀焦黃中編修劉仁大理寺

少卿董恬南京太常寺少卿劉介去任司務孫

聰都給事中李憲捕盜御史薛鳳鳴員外郎改

御史朱衮河南僉事白思誠參議王欽掌真定

府事叅政楊儀順慶府知府莊禪徽州知府何

英杭州知府楊孟瑛吏部郎中王九思王納誨

請明正其罪或賜罷黜得旨瑾引用儉邪布

列中外或交通賂賄或憑籍權勢或阿意奉行

盜竊名器圖利害人致傷國體法當重治但

以連及者衆姑分別等第處之綵已逮問璣已

致仕已之元震恩訥武海黃中仁恬介憲鳳鳴

思誠欽儀禪英孟瑛二聰俱黜為民以貞衮九思納誨降二級調外任各科道官以言為職乃不能預發瑾奸既引咎姑宥之於是以貞降鳳翔府同知九思壽州同知納誨易州同知衮新昌縣丞

又旨新陞僉都御史蕭選阿奉超遷革其陞職降級併翰林院傳奉授職者俱對品調外任於是選降郿縣知縣其與焦黃中同傳奉為檢討者為胡纘宗調嘉定州判官與劉仁同傳奉為庶吉士者為編修邵銳黃芳主事李志學韓守愚芳寧國府推官志學真定府通判守愚濟南府通判銳以丁憂俟服闋調用浙江道監察御史舒晟等劾奏致仕大學士焦芳劉宇阿附權奸黃緣入相黨惡之罪同於張綵去任侍郎韓福險詐回邪諂媚權奸兵部尚書王敞交結權貴薦陟崇階通政吳鈇小道取容擅權納賄南京工部尚書李善都御史屈直貪婪桀驁刑部右侍郎張子麟南京太僕寺卿

王彥奇清議不齒工部右侍郎胡諒處脂膏而大肆奸貪丁憂都御史馬炳然司郡牧而首先納賂南京戶部尚書張聚催科急而恒存媚竈之心南京禮部侍郎常麟素行虧而叨濫春卿之位秦昂出按西藩而為營私第趙松違限賂免而反得美官左布政潘措按察使張禎貪濫倖進府丞石祿按察使仲本奔競取容檢討段炅之陰險主事侯自明之輕浮員外郎徐聰寺丞紀世梁貪財怙勢御史尹宇文鍾陷害忠良皆劉瑾之黨芳字福雖已閒住致仕然罪惡深重必重治乃快人心會禮科給事中李貫等亦以為言且及副使閻絜郎中高選夤緣陞遷并乞罷黜以上俱納其言謂芳字既致仕已之福已有所肯啟錢子麟炳然燦麟仍留用善直彥諒奇致仕昂松聰世梁閒住楷禎鍾為民祿本降三級潔遷降二級自明旻對品調外任本尋調兩浙鹽運司同知潔延平府同知自明安慶府通判祿茶陵州知州選均州同知炅徐州判官

吳為雋芳門客援致翰林又以陝人與劉瑾張
綵皆厚善後瑾少厭芳吳綵因共傾之至是被
謫衆稱快焉二
十三道御史趙應龍等劾奏右副都御史楊綸
行奸心險貌厚情深以劉瑾有鄉里之親張綵
有腹心之托自按察未幾而為巡撫巡撫未幾
而入內臺二奸既敗綸豈獨存况綸為綵所用
之人而復治綵之獄故觀望遷延以希輕典且
曹元陳震以瑾黨猶知引罪自陳今二人既罷
為民而綸安居如故又元震之罪人也乞即罷
黜以清朝列六科給事中胡珣等亦劾之得
旨綸既因瑾進用又不自陳引避令致仕綸方
與段吳爭買居第不虞其皆敗士論嗤之
南京十三道御史張球等劾奏僉都御史張禴
通政司叅議張龍尚寶司丞屈銓南京鴻臚寺
卿趙履祥南京大理寺少卿王彥奇四川布政
使潘楷湖廣叅政尹灝山西叅政寧杲原任湖
廣荊州府知府王綬俱結交劉瑾納賄轉遷者

而致仕大學士焦芳劉宇首為阿附同惡相濟其罪尤著乞將禴等罷黜芳宇仍加重罪追奪封誥以為朋黨不忠之戒詔黜綬為民履祥灝降三級其餘已處者置之灝降嚴州府知府履祥瀘州知州

十三道御史平世用等奏五官挈壺正皇甫政為瑾相看瑩宅五官司晨李文及其父監正源教瑾私習天文丁憂負外郎邵伯宗希求進用以其子舉人昇為瑾姪婿全無廉耻乞明正其罪詔改革職為民文降天文生源姑宥之停俸六月伯宗昇俱為民

六科給事中張潤十三道御史房瀛等言逆瑾已誅群黨繼黜其遺奸尚存者如尚書畢亨洪鍾柴昇劉纓侍郎李瀚夏昂陸完崔巖張志淳都御史文貴大理寺卿張綸府尹陳良器御史崔哲李紀皆賂瑾求進者也亨聞瑾敗感念私恩為之泣下鍾掌憲議法惟事迎合至撻屬官以張威及總制軍務復湛樂玩寇昇巡撫陝西

為瑾治第修墳極其華侈民受其殃纓志淳當
瑾初熾攘臂納賂一時小人靡然爭趨瀚總督
漕運貽毒江淮昂行汚完心險而巧於夤緣巖
督河渠債事尤甚貴築修墩臺盜國財幾數十
萬而大半輸之權門綸側媚小人與瑾舊識良
器先任藩司黷貨無厭紀以親故哲以府同知
而皆營任風憲僉都御史張禴大理寺丞張禴
都給事中段豸尚寶司卿吳世忠司寺屈銓御
史周霖皆助瑾為虐者也禴禴豸查盤苛察世
忠請查屯田銓請刊行新法霖恃同鄉大瓌風
紀他如都御史林廷選一歲屢遷功名實損於
憲副右通政王雲鳳五經掃地行檢有玷於司
成太常少卿楊廷儀力致要地侍郎李遜學陞
越常資通政叅議張龍行類俳優大理寺丞蔡
中孚進招物議乞量情罪重輕調用罷黜或置
之於法得旨亨冠帶閒住良器嚴志淳哲致
仕貴已致仕免究銓中孚豸紀霖各對品調禴
龍各降三級俱調外任餘畱供職

陝西總兵官曹雄謫海南戍雄附瑾鎮守陝西瑾為增置鎮西將軍印遂陞署都督同知與總制尚書才寬不協寬之死也雄擁兵不救言官有糾其罪者皆被切責瑾愛其子謚復以姪之女妻之雄再陞左都督謚亦授千戶凡雄所請瑾無不從者自是相結益深人莫測其謀也瑾敗降指揮僉事尋收繫都察院獄以逆黨論斬詔竟宥之與妻子俱永遠謫戍不赦

成瑾黨韓範範陝西西安縣人初以承差服役焦芳門下會劉瑾用事以範陝人每私造瑾輒以範隨時令往來傳語為奸利範巧黠得瑾意一時奔競者遂群附之有所干請皆因範以通賄雖達官亦與抗禮忘其為賤役也後選水源驛丞甫之任復假公事留京中上官亦莫敢問瑾既誅械繫錦衣衛獄拷治辭連吏部尚書劉宇刑部侍郎張鸞南京太常寺少卿劉介通政司叅議呂元夫大理寺丞蔡中孚按察使仲本叅政彭桓僉事王相知府郭經羅璋皆因範通

賄者也。宇銀三千介中，季相桓經璋各千元。夫
本金百蓋，範所招止此數人。賄實不止此數，如
宇者前後所賄蓋數萬，而範所入者亦不貲。獄
具招範及家屬，俱發廣西。馴象衛永遠充軍，諸
所連及者以人衆且多，遷謫為民病。故姑宥之。
在任者仍奪俸兩月。

書辦官劉淮以瑾黨繫獄，詞連原任戶部尚書
致仕顧佐、刑部尚書致仕屠勳、刑部尚書韓邦
問、南京吏部尚書致仕王華、刑部右侍郎致仕
沈銳、先任布政使兩淮鹽運司同知陸珩等，皆
嘗託淮行賂於瑾者。命各巡按御史逮問，俱贖
杖釋遣。

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林俊言：劉瑾逆謀未覺
之先，臣嘗草一疏擬俟賊平隨上天，幸假手張
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誠為
國家大幸。然徐思之，危亦至矣。昔夙沙衛殿國
楊思勗平亂，前史書之，謂政出閹寺，國為無人。
今瑾賊謀逆，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內

臣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
信文武之臣不如永也謹錄前奏稿附進其畧
曰劉瑾古今惡魁也陛下視朝不時瑾西南
向倨立鴻臚傳與某官勅賜某酒饌皆出瑾口
各官叩頭已而鴻臚唱東向揖以給事內臣朝
著之上敢受諸臣朝見之揖可乎又言瑾對諸
臣嘗許臣忠義今又起為巡撫臣宜以知己為
報而乃操戈入室不敢以一德之私忘天下公
論也得旨瑾已正典刑俊乃稱奏成於瑾亂
政之日未及進呈其懷奸畏罪明矣宜從究問
但以流賊未平姑令自効俊好名進退皆矯矯
為異當瑾用事時乃應召命出為巡撫蓋亦欲
避禍以全身耳及瑾既敗又覲保完名節故上
此奏然亦為計已拙士類莫不笑之
命南京兵部員外郎徐穆刑部員外郎吳一鵬
工部員外郎汪俊丁憂擬調南京兵部員外郎
顧清禮部署員外郎賈詠吏部員外郎劉龍兵
部主事劉廷相戶部主事溫仁和吏部主事董

玳刑部主事翟鑿南京吏部主事崔銑戶部主
 事易舒誥禮部主事汪偉穆孔暉丁憂擬調南
 京禮部主事陸深俱復原職穆清翰林院侍讀
 一鵬侍講俊詠龍廷相仁和玳鑿銳深編修偉
 孔暉館誥檢討初焦芳及其子黃中暨段炅乘
 劉瑾惡翰林因擠其所素怨者假擴充政事之
 說調之及是瑾敗穆等始復而黃中炅皆削奪
 云
 正德五年贊皇縣知縣王鑿疏稱太監張永功
 言今歲五月赤旱千里永奉辭西征過真定大
 雨隨注百姓稽首曰天上雨露張永帶來也永
 不坐乘不張蓋不作威福真今之臯夔伊傅先
 後數千言極其諛媚 上覽奏亦褒永百餘言
 再 賜璽書諭意蓋劉瑾擅權臣民被其荼毒
 如在膏火永能以計除之人以為大快事故頌
 其功者多溢美云

楊文襄西征錄云初張公總督命下西人震
 懾畏罪然雅性慎重所過秋毫無犯與將士
 同甘苦行不乘輿暑不張蓋日給公廩數升
 餘雖片楮莖蔬無所取用恒以已資散給群

下徒隸廝役無不沾惠駐靈州及夏城兩決
 旬所隨從貴近數十輩部曲五百餘人寂然
 遵約束無敢譁者居人若罔聞知○總督張
 公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壞
 得如此此時瑾斂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
 右多腹心爪牙予嘿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
 征者數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及供
 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
 以軍法從事瑾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
 賞曰不愁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參隨之數難
 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
 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予恐
 不獲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惟幄腹心重臣
 聲曰帝左右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
 在帝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
 慮也張公首肯久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
 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能有所為卒除奸究
 於呼吸間然亦危矣祖宗在天之靈實相
 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涿州男子王身者足有涅刺龍形及人王字太

監張永以為妖異捕獲以聞兵部尚書何鑑因

請加永恩典下廷臣議永復疏辭不允於是

鑑及吏部尚書楊一清等議以永勞績重大不

加恩典無以表忠蓋不諒所請無以成其謙

德得旨永有功固讓再加祿米百二十石

賜勅褒揚指揮鄭璽等以緝捕功陞都指揮者

下徒隸廝役無不沾惠駐靈州及夏城兩泱
 旬所隨從貴近數十輩部曲五百餘人寂然
 遵約束無敢譁者居人若罔聞知○總督張
 公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壞
 得如此此時瑾斂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
 右多腹心爪牙予嘿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
 征者數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及供
 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
 以軍法從事瑾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
 賞曰不愁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參隨之數難
 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
 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予恐
 不遜濼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惟幄腹心重臣
 聲曰帝左右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
 在帝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
 慮也張公肯久之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
 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能有所為卒除奸究
 於呼吸間然亦危矣祖宗在天之靈實相
 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涿州男子王豸者足有涇刺龍形及人王字太
 監張永以為妖異捕獲以聞兵部尚書何鑑因
 請加永恩典下廷臣議永復疏辭不允於是
 鑑及吏部尚書楊一清等議以永勞績重大不
 加恩典無以表忠蓋不諒所請無以成其謙
 德得旨永有功固讓再加祿米百二十石
 賜勅褒揚指揮鄭璽等以緝捕功陞都指揮者

二人指揮三人千百戶六人永兄弟皆已封伯
至是欲身自為侯至以劉馬兒三保太監為言
輔臣辯二人者非身受永意沮乃佯為辭免廷
議因而成之又方為同類者所忌故不遂大不
永罷司禮監仍舊理御用監事託言欲有稽查
令庫官吳紀等竊出銀七千兩昇入私宅造
作玩好諸物御用監太監薛蕡發其事執紀等
付鎮撫司鞫問具得情實薛蕡向永多方營救僅

調御用監間住紀等降調薛蕡差

命御馬監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
充總兵官太監張忠監營神鎗統領京營官軍
五千人會侍郎陸完勦殺山東直隸等處盜賊
時完以邊兵屢破賊大用忠謂賊可即平故謀
督軍以出冀亦如寧夏論功也○七年太監谷
大用奏副總兵許泰劉暉馮禎時源叅將金輔
神周遊擊將軍郤永等屢有斬獲功都御史陸
完開於戎務侍郎楊潭督餉不乏請亟施大賚
又言軍中勞苦及賑卹數事得旨大用統率

軍旅多效勤勞兵部會官議以聞既而會議以四方盜賊蜂起自出師以來所向克捷諸將親冒矢石其功居多而督軍督餉者亦與有力陞賞宜厚但始者奏定格例謂殲滅山東河南大夥賊盡絕者乃如寧夏例論功封拜今賊首未擒難以卒議且泰禎永源周及完近已加陞宜通候功成之日奏請定奪若軍士首功勘籍已至者請即如例陞賞其未至者令紀功官以次勅報議上大用特賜勅其勵時大用自臨濟召還慙於無功其為此奏實欲自要爵賞廷議不可乃已然不敢逆其意故勞慰如此

大學士李東陽言司禮監昨宣旨京城內外

近有訛言欲命太監谷大用仍舊提督官校緝訪事情令臣等撰進敕稿臣等切見大用前日兩次具疏欲遵祖宗舊制辭免西廠辦事皇上特允所奏內外惟傳無不稱頌聖德若數日之間驟革驟復似非事體且訛言一事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誠恐愚

民驚疑將謂真有妖物尤於事體未便臣等偶有所見不敢不盡其愚伏乞 聖明採納

謫淮安知府劉祥戍貴州平越衛降錦衣衛指揮僉事年斌帝璽為百戶先是尚衣監太監喬忠自南京織造還過淮安時南京給事中劉紘亦以公事赴京祥其族姪也發巡卒衛行忠舟數十艘方開怒紘舟阻碍執其二卒榜笞之俄而群卒至皆強悍者遂擊忠舟紘不能禁忠走避而仆傷其顛至今創猶未愈訴於 上謂紘

倚言官勢不讓黃船而擊之者實祥主使 命錦衣衛言校執祥紘送鎮撫司拷訊祥紘亦各奏辯斌璽以獄上謂非祥紘罪宜坐卒 詔以斌璽回護革其職任於原所帶俸以千戶張璞張榮代理司事仍嚴拷鞠祥等送法司擬祥紘俱贖罪還職紘准擬祥發充軍以大理審擬欠當奪其堂上官俸二月斌璽復降為百戶調沔陽衛帶俸祥治郡有聲斌治獄平恕時論之惜巡撫河南都御史鄧庠奏河南盜起民窮財盡

皆由先鎮守太監廖鏜與其弟指揮使鵬括利害人擅作威福糾用群小朱文家等所致乞正鵬典刑并鬻其私宅以給公費 詔鵬降二級為指揮僉事南京閒住仍鬻其私宅并逮捕其黨治罪是時鵬稍失權貴意故有此鵬大懼欲求解於朱寧思財貨珍寶百無當其意者乃令後房素所寵者一人出入寧家寧遂留之因其兄奏辨又復其職自是鵬拜寧為恩生寧每自豹房休沐歸輒過鵬家止宿鵬不知耻反以誇詡於衆罰未行而寵賂益甚矣

九年降監察御史劉天和為金壇縣丞王廷相為贛榆縣丞時陝西鎮守太監廖堂誅求無厭天和廷相相繼按其地稍裁抑之遂致怨會堂奉 旨於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燒餅宜關白巡按天和以蘭州為御史馬溥然所轄辭不往又洛川妖民邵進祿謀為亂事覺自首於官廷相釋之堂遂摺奏天和違 命併及廷相釋賊事詔遣官校械繫二人至京送鎮撫司拷訊獄久

未釋言者多救之乃付法司擬罪當贖杖還職
內批特降之蓋堂以厚賂結同類諸權倖為之
助也時各處鎮守者罔利作威甚於虎狼而堂
為尤甚御史既連得罪由是官司無敢與抗民
不勝其擾矣

非虜小王子連營數十近宣大邊欲寇天城陽
和又分遣萬騎入懷安總制都御史叢蘭以聞
命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宣府大同延綏等處軍
務都督白玉掛印充總兵官與蘭協同行事發
京營官軍二萬人以署都督僉事昌佐署都指
揮姜義充左右叅將統之又發宣府京營諸軍
凡六千二百四十人命太監張忠監督而以
都督溫恭充副總兵千總官湛臣宋贊充左右
叅將統之聽永節制蘭居中調度各鎮巡等
官協謀戰守延綏遊奇兵馬備大同偏頭
關應援居庸寺關并薊州密雲各提督鎮
巡等官嚴兵永因請凡軍前機務悉聽便
宜從事違者處以軍法然後奏聞且請給勘

合三百道銀牌。百面綵段五百疋以賞有功許之。○忠奏欲事權與永敵不受節制相持久之。詔不許惟符驗旗牌准如例給之。賞從征宣大京營官軍二萬人及張永張忠等下參隨并京邊軍銀人二兩永等奏帶參隨多者四五百人少亦不下一二百人及因賞軍各為之請本兵司計者莫之敢違時邊鎮心急國用空虛兵未出京坐費已十萬矣。

太監劉寧劉允徵皇莊子粒於通薊河南傳白

帖下兵部索夫馬廩餼兵部覆請皆許之時中官廝養出無不給驛以私帖傳遞兵部無敢違者。

授太監張雄父千戶銳為後府右都督母寇氏贈一品夫人雄援太監高鳳故父贈官例為銳陳情乞得超授後府猶以支俸為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謹勤誠受知。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為過。詔令銳帶俸朝恭初雄為後母所凌因自宮遂怨其父既貴猶不與之見同類者亟

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既乃相抱而
泣自是遂至濫冒寵恩如此云

命劉允往烏思藏賫送番貢等物時左右近幸
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
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戾顯奉使例遣允
乘傳往迎之以珠璣為幡幢黃金為七供賜
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內庫黃
金為之一匱敕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
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萬計允未發
導行相續已至臨清運船為之阻截入峽江舟
大難進易以舳舻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
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支官廩百石蔬菜
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
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為
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於公署日夜不休居歲
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
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
不肯出允部下人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

奪其實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逃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入上已登遐矣

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手本為司禮監太監劉允諸西敕臣等切以內外官員欽奉敕內必備載所行事務今允往四川未知何事無憑撰寫既而禮部手本稱奉旨令允如永樂宣德年差鄧成侯顯等例往烏思藏賚送番貢而戶部覆本內謂允奏帶太監劉宗等八員錦衣等衛官舍指揮同知韋祿等一百三十三員應付領給口糧馬疋車輛馬快船隻及應用通考物件令四川鎮巡三司聽其便宜措置已又選差驍勇官二員往回護送又給長蘆見鹽一萬引兩淮正課鹽六萬引變賣應用俱欲載之敕內臣等愚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教邪妄不經古先聖王之世未聞有此顧其說流入中國浸淫已久未能遽革永樂宣德

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太祖之意以天下
初定時藉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狄非真信其
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
其年例遣人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渠未嘗經
辱命使遠涉夷境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
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為不應有此輕舉
而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於百隻又
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等項於
法於例俱非所宜蓋開中鹽引本為供邊今虜
患未寧三邊糧草缺乏帑藏空虚緩急接濟惟
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盡絕若許其帶
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不
知幾何鹽法為之大壞邊方何以仰給况京儲
歲運與營建大木併在裡河議者猶恐不能疏
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其間挾勢騷擾不止地
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亦為阻滯且四川大
盜初息民困未蘇所宜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
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將來之變殆

不可測况自天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藏地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人馬芻糧俱馱載而行所費鉅萬難以逆料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為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子相隣時標掠為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虧中國之體納外夷之侮不可不慮夫以無益之事而妨至要之務且貽意外之虞舉朝皆知其不可此臣等不能已於言也乞受命遠出番境利害切身又非得已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敕書未敢撰寫伏望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回成命不必差官番供等物就令朝貢使臣賫回則禮度不失事體無碍而聖德益光治功無累矣不聽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言織造太監史宣奏管閘主事王鑾沛縣知縣胡守約俱下之詔獄南都初聞意鑾與守約必有稽遲御用重情繼聞宣在途酗酒作威肆行克惡所過州縣縱

令家丁索賂折乾多或百兩且聲言上賜之
皇棍聽捷死官吏勿問已威逼宿遷主簿孫錦
杖秦州船戶孫富俱死矣宣所過邑里逃竄雞
犬不寧邇者朝廷用御史王崧言定為禁例
曳船夫上水不過二十名下水不過八名違者
許撫按等官奏聞重治此旨甫下而宣首犯
之鑿守約復為所中傷遠近聞者豈不沮氣何
禁令之足行耶乞將宣寘之重典鑿守約復其
原任不報

南京六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言政刑者帝王馭
世之具也曩者陛下信任逆瑾播弄威福政
刑大壞國勢幾危天啟聖心與民更始數年
之間政化肅清太平復見夫何明鑒未遠怠心
輒乘間者舉動仍遵故轍如郡守所與共理也
則以翟瑤之誣而逮翟唐部屬所以分理庶務
也則以劉瑯之誣而逮王瑞芝以史宣之誣而
逮王鑿甚者巡按御史耳目所寄也則以劉瑯
于喜之誣而逮施儒張經道路傳聞又謂鎮守

太監王堂以編畫地理圖為名每縣科銀至二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輒生嫌怨羅織陷獄果爾則又以鎮守逮兩司矣內外臣工皆欲為國盡職耳迺以貴幸之言動加刑譴旗校絡繹於天下縉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是亦瑾之為矣向以一瑾亂政於內今以數瑾縱橫於外民怨且作 陛下思之能不寒心伏惟 陛下懲目前之弊戒意外之虞割塞私愛大明政刑即如人言乞將王堂并韓邦奇下之法司叅對公問使天下謂 陛下之不公於貴幸也若史宣者已蒙究治天下稱快矣其劉瑯于喜翟瑤等罪惡請通行查革革退閑住仍敕諭南京守備并各處鎮守等官務加修飭毋得做倣流毒地方官員有罪即下法司治之毋令旗校驚動天下庶幾刑政平而人心悅天意順矣不報

初鎮守河南太監廖堂附逆瑾勢假以進貢無名之徵百出其後繼之者率以為常於是河南

巡撫都御史李充嗣言近時鎮守太監進貢有古銅器窰變盆黃鷹錦雞獵犬羔羊皮之類皆假名科歛自為取財之計此外又有拜見銀圖本銀稅課司銀出辦椿草銀扣除驛傳銀馬價銀甲首夫銀快手月錢銀河夫歇役銀動以數十萬計而左右用事之人私於下屬賣馬賣布賣紙賣鈔賣鋪陳又於沿河抽索客貨其弊甚多乞行禁止以甦民困 詔進貢如舊其下人科取者禁之

勒浙江按察司僉事韓邦奇為民初鎮守太監王堂採辦土產鮮品進貢邦奇奏言不便宜停止又輕堂凡事不以關白堂積忿遂奏其沮格上供欲沽美名而使怨歸 朝廷為不敬且僭用乘轎用刑酷刻皆違法 詔逮至錦衣獄拷訊邦奇不服令復鞠治之尋送法司擬贖杖還職有旨特點為民既而給事中王爌御史王栢等皆言邦奇禁奸戢暴甚得憲體不宜以小過棄請如原擬不聽時各處鎮守妄作威福每

誣奏人輒賂權倖者助之故凡遭構陷無得免者
十二年給事中任忠言臣奉使陝西傳聞有張
太監者來辦進貢諸物陝西北隣胡虜西接番
戎地瘠早寒民多穴居野處衣皮哺藿無他生
計頃因北虜入寇沿邊之民耕牧盡廢腹裏未
遭殺掠者僅三四府又以調集士馬日費芻糧
千里轉輸亦皆疲敝况春夏亢陽蕤麥少熟繼
以霜雪苗稼盡死流離逃竄十室九空去歲取
黃羊皮及織造龍衣費輒數萬今太監復至催
督峻急竊恐民不堪命矣夫烏窮則啄獸窮則
攫今外有交侵之虜設若內有不逞之民兼釁
而起雖有智者豈能善後伏望收回成命以固
邦本不報
工部言太監等官病故成化弘治間造墳安葬
給銀不過五十兩若建享堂碑亭者百無一二
自正德以來奉 特旨造建者無月無之率給
銀五百兩本部俱於別料料價銀內借用今已

借過三萬二千四百八十餘兩而聶璽劉宣兩
人者尚無從措辦今後有乞葬者請令司禮監
會禮工二部查歷年深淺動勞有無分別等第
奏請不許一槩妄乞其工料夫價銀亦宜分派
天下得時旨以後宜斟酌行既而為太監徐通
治堊復如前例竟無所裁減云
六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言鎮守湖廣太監杜
甫假柳桂流賊為名奏乞巡歷地方兵部謂不
可行 陛下特允所請不知甫何以得此

廣困窮已極始以侍郎韓福之科歛繼以劇賊
劉七之擾攘今水旱交作徭徭竊發採木之役
征調之費譬如人身百病精血已竭飲以善藥
猶恐不保况衆毒攻之乎且甫在鎮一年跡其
所行不過牟利自殖無補分毫今使出巡有司
饋遺僕從騷擾倉卒生變則楚之可憂不獨徭
徭而已易曰履霜堅冰至他日倘懷不軌假名
托義以竊兵柄如漢唐救世之為者亦將許之
乎餘十三省皆有鎮守亦有盜賊誠恐旬月之

內皆援甫例奏牘紛至是甫不獨禍一方又將禍天下矣先朝雖添設鎮守等官未嘗許其巡歷惟通瑾擅政乃許接受民詞瑾之敗誅孽亦坐此甫可不知所懲乎伏望念祖宗之成憲恤百姓之困窮停罷勅書仍治甫欺詐之罪以戒不忠十三道御史陳良玉等亦言甫欲巡歷弭盜豈知官吏饋遺里胥供張科歛百出適促之為盜也昔太監廖堂在河南違制聽訟考察官吏而河南盜起流毒至今今甫又欲違

制巡歷則湖廣之禍殆未可知陛下姑順一

人而大拂天下之情臣所未喻也不疏入俱報

十三年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額并護勅先是太監劉璟諷杭民為已請建生祠既許之堂襲璟故智復諷杭民以請且盛陳在浙有靖盜安民功下禮部覆奏以見任立碑律令所禁不可詔特許之堂既得請乃擇西山勝地大興土木與璟祠相望民居古墓多罹毀掘者嘉靖初祠皆沒官杭人快之

戊辰降徐州兵備副使余祐為廣西南寧府同知徐州知州樊準為雲南寧州同知免是南京尚膳監奉御王敬進鮮過徐州例外索折乾錢不得因與準及指揮王良爭詬良發其舟中私帶硫黃諸違禁物敬詣祐求解不應敬遂誣奏準良毆擊之并祐俱逮至鎮撫司鞫治且命刑部從重擬罪當贖杖還職特旨各降二級調邊方邊衛叙用

論捕妖賊功加太監張銳祿米一百二十石都督朱寧於折俸米內改支本色一百二十石仍各廕陞其子姪一人三級東廠錦衣衛每捕獲妖言輒蒙重賞至有豫設邏卒於鄉村誘引愚民為非尋以妖言發之文致以法法司心知其寃不敢與辯至是廠衛旗校言賊人劉學孟等為妖言聚眾數百人於河南地方將為亂尋捕獲之遂以為謀逆命三法司官會鞫擬凌遲處死仍詔有司督捕未獲者於是兵部言銳寧提督有功宜加獎賚故有是命

上發京師傳旨命平虜伯朱彬提督叅贊
機密重務仍軍門提督官校辦事左都督朱周
協贊行事又傳旨命錦衣衛掌衛事都督朱
寧量帶官校隨駕南征不妨原任西官廳提
督操練兼管西路關口都督僉事朱琮同太監
劉祥佛保統捕盜兵官軍五百人管押船隻防
運神器官軍賞賜銀布如例給之寧因乞以官
校錢傑等五十六人營兵二百五十人琮乞以
官舍王某等四十人西官廳兵一百六十人及
左都督朱周乞以官舍許芳等三十八人西官
廳兵二百人各自隨俱許之

南京給事中王紀等御史楊必進等言宸濠計
不足以謀身兵不足以制勝實恃太監畢真以
為應援真在江西未踰年而遽有浙江之調正
為今日計耳如先任御史范輅嘗劾宸濠樂官
真則擠輅以快其心浙之巡捕者嘗劾宸濠謀
者真釋之以隱其迹舉孝行以釋主疑賞軍士
以行私惠又於七月十五夜令都司發官軍具

器械期三更入候三司官期四更入揖且欲收
各城之鑰遂至城中軍民驚懼奔走哭聲動地
三司擁兵自衛若非巡按御史張縉破其姦其
夜不知何為也又聞真遣人賫金帛至寧府賀
壽驅弓匠十二人畀之今隨從親信者又皆江
西之盜其初至浙出軍器堆積如山又有周管
家者凌辱有司毒害人民勒取財物已踰十萬
殘虐罪惡不可紀極况真逆瑾餘黨積習已成
乞械詣京師明正憲典 詔真已有旨取回
候至日再議以聞

杖教坊司樂官臧賢施鉞司鑑於午門賢八十
鉞七十鑑六十仍發戍廣西馴象衛籍沒其家
初賢以伶人得倖於 上宸濠遣使厚遺之使
行賄於太監蕭敬尚書陸完都督朱寧結為內
援 禁中動靜莫不密報於濠故反謀益固至
是事覺詞連寧及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乃使盜
往殺之以滅口云

上親征宸濠十二月至揚州府先是太監吳經

至楊選民居壯麗者改為提督府將駐蹕焉經
矯上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者一夕
皆適人乘夜爭門逃匿不可禁知府蔣瑤詣經
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顧欲斫耶瑤
不為動徐曰小官苟逸上意自分必死但百
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
所歸經猶未解揮使去經密覘知寡婦及娼戶
家夜半忽遣騎卒數人開城門傳呼駕至令
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遍入其家猝諸婦以出
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一晚者哭聲震
遠近尋以諸婦分送苑寺寄住有二人憤恚不
食死瑤為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贖乃
得歸貧者悉收總督府云

傳旨執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
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璫等送錦衣獄真初附劉
瑾鎮守山東侵牟鉅萬後鎮江西與宸濠親厚
濠所忌者輒共傾之濠又為出資夤緣改浙江
真至即厚賞諸衛官軍費數萬亦濠資之也及

濠反密遣人馳報真真即倡言濠世子來取浙
矣浙中大震會進 聖節表三司及府衛衆官
當集於鎮守署真先夕收城門鑰令官軍夜半
皆甲以入將為亂衆官懼不赴且嚴為備真不
得發瑯守備南京唐燄張甚欲自託於濠陰遣
弟璋事之濠以為南京有瑯浙江有真下之如
反掌耳瑯聞濠舉逆集家丁百餘以棺貯火藥
軍器出城欲為濠應事洩乃已環初鎮浙江貪
利亡厭賂錢寧整兩廣總鎮及還又賂寧得再
鎮河南過江西時受濠饋遂與通鵬福建人投
附太監廖堂冒姓稱為弟與其子鎧銳鉞皆冒
功得官錦衣堂鎮河南時鵬隨往百計腹削公
私一空及廖鑿鎮陝西復令鎧隨腹削亦如之
河陝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瑣詭猾貌寢如鬼諂
事寧無所不至後掌南鎮撫事奢僭無度公卿
士夫多與還往及宴會其家靡然不以為非璫
亦累冒功起白身至都督依憑權倖出入公卿
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有拂其意者則用計傾

之遂得禍不安其位與之厚者為達於寧而至
台輔者有矣嘗謂寧通賄竊以自入者亦數萬
計與鵬皆與濠通佐準皆寧壻驟貴家既敗分
遣官校收捕真等并籍其家瑯先已被逮尋與
準俱死今上即位法司以獄上真坐謀反凌
遲鵬璫佐鎧以交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沒
為奴璫瑾革職既而鵬等屢奏辯延久未決鵬
鎧死獄中

執太監商忠杜裕少監盧明泰用趙秀錦衣衛
都指揮薛璽指揮使陳喜監察御史張鰲山河
南右布政使林正茂等俱下錦衣衛獄先是司
禮監太監張雄東廠太監張銳嬖幸用事宸濠
欲結納焉賂伶官臧賢以通銳忠明以通雄餽
各萬計由是問遺相屬凡所奏求二人必助成
之明與用秀俱辦事文書房濠每厚賂以探
中朝消息明又假報訃至江西重有所獲濠嘗
嗾太監黎安與淮王奏許杖殺其長史莊典璽
往按之曲為隱諱濠餽銀千兩以謝喜家販鬻

幣貨濠使至京餽賄不足則出以貸之裕守宣武門為濠使出入所禁亦受其賂而館之鰲山為諸生應舉時濠召見悅之自後每有餽問不能卻正茂為按察使時與鎮守太監許滿皆與濠厚受其禮物至是為張永所發詔逮捕忠等付獄并收其家屬裕尋死獄中今上即位後法司以獄上忠明用秀璽喜皆論斬滿鰲山正茂革職初官兵克復南昌得濠簿籍所記平日餽送主名偏於中外多者累數萬少亦不下千李士實嘗疑其大費濠笑曰此為我之庫耳王守仁以簿籍連及者衆令焚之永所發者僅百之一二云

辛酉傳旨令司禮監太監蕭敬李英閒住亦以嘗與宸濠通也
太監于經者得幸豹房誘上以財利創開各處皇店權歛商貨後復隨皇駕巡幸不離左右上感疾以來飲食多不當意經狎寵應對時有觸犯自上怒曰此豎愚戇至是其實內書館令

翰林官約束之每日自辰至夕必嘗在館俟其
知悔出言能慎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
至則俛首與諸內豎肩自是踈斥不復得見
上矣
十六年丙寅上崩於豹房先一夕上大漸
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
殆不可為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
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
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
俄而上崩敬進奔告慈壽皇太后乃移殯
於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内外文武群臣曰
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
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
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
宗廟君臨天下又傳慈壽皇太后懿旨諭群
臣曰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
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

處分於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常霖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

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太后取旨廷和等候於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預聞耶衆不答瓊意乃

沮

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

邊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畧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

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以上數事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於 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時內臣得幸豹房者張銳張雄為首銳居東廠雄入司禮監皆弄權納賂勢行中外宸濠前後饋送各萬計銳假緝事侵撓諸司事稍不順者即中以禍人尤畏之次則張忠性兇暴屢以提督軍務偽功受賞時談武藝誘 上巡遊其家霸州保匿羣盜張茂等分入所掠而劉寵劉宸卒為大患實忠縱之于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關外張家灣宣大等處稅商權利怨聲載路每歲額進八萬外皆為已有創寺置庄動數十萬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孫和謀管團營挾勢取賂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直掊歛役錢公私蠹耗幾竭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拳周昂皆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丘得吳經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賄銳雄及錢寧出

朱振巡撫都御史甯杲夤緣內批侵盜邊餉甘肅鎮守太監王欣總兵都督柳湧巡撫都御史文貴假貢獻而重困邊方引外夷以窺伺中國此數臣皆彬之黨今彬既捕治此輩亦宜亟賜併處以明法紀以清姦黨得旨魏彬已有處分張忠排陷忠良于經首開皇店蘇縉導引巡遊本當重治姑從寬各發孝陵衛充軍劉祥罪惡深重著巡按御史提解法司會問王欣已去任甯杲文貴冠帶閒住朱振柳湧兵部查議錦衣衛都指揮郭鰲指揮王欽殷堂周贊姚璿千戶王錦王銓周保藍華章璉下獄鰲等皆以黨附錢寧江彬擅作威福給事中汪玄錫等御史李鎮等交章劾之故有是命

嘉靖元年正月南京錦衣江淮等衛原設水軍馬快戰船永樂間遷都北京遂專以運送郊廟獻新及上供品物軍需器仗其後管運內臣假托虛增肆為奸利上登極詔革其弊進解船隻如舊例每起不過三隻南京兵部尚書

喬宇因奏裁船數視弘治間減十之四正德間減十之十上皆從之至是諸監局內臣競請乞如正德中例守備太監戴義以聞兵部執奏詔書既出不宜紛更得旨如弘治年例以後不許再議增除

原任四川巡撫胡世寧奏分守建昌太監趙欽貪暴不法惡黨依憑煽虐請逮治之兵部尚書彭澤覆如世寧奏因請罷鎮守諸內臣得旨欽降奉御安置南京新房其黨雷瓚等俱下獄以聞

先是宸濠叛都御史王守仁倡義討之濠既就擒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太監張忠張永等乃復冒功陞賞於是紀功官給事祝續等言泰等兵至江西時去宸濠就擒之日已將兩月其所捕治止是助逆郡王將軍及從逆文武職官軍民人等俱事定歸府或逃匿民間束手待罪非既解復聚臨陣克獲之功及平虜伯朱彬隨駕駐劄南京未嘗親到江西所報功次俱

係揚州府等處繫解人犯事屬攘冒其先曾給賞官軍銀牌並宜追奪疏入下其事於兵部吏科給事中閻閱言臣伏聞陛下賜扈駕太監谷大用等人銀千兩幣二十疋隨行人員銀百兩少者亦不下數十兩臣竊以為過矣臣觀歷代以來藩王入繼大統者序援立之功則主威褻私扈從之人則侍衛驕弛戚倖之禁則請託行此治亂安危之幾辨之不可不早也願陛下裁擇上嘉納之

分守官仍令司禮監推補

守備紫荆關太監耿忠奏新城等倉放支畧盡軍無見糧乞行所在徵納本色或召商糴買以濟緩急戶部議言往者夏秋稅法不畫一承解包納之徒得以候時貴賤自擇本折去取肆漁獵其中頃年奏行折收召買之例穀賤召買穀貴折銀而官價不虧穀貴放本色穀賤放折色而軍士沾惠計無便於此者但本折二色未定關支月分委官樂折支之便召買坐廢而軍餉

恒苦不給今請自元年正月為始本折間月關支其折色每石如例給銀四錢五分其本色聽委官召買支用或價直太高召買不及每石加銀二錢給之候米麥價平及期貿易本色務足半年之用上是之

戶部言由祖宗朝設尚書侍郎總領天下財賦督祭委之臺官放牧屬之郎署當時不聞內官與事法至善也宣德間京通二倉暫設總督監督二員其後復增至二三十員創設中瑞館處

初司禮監太監魏彬為其弟英辭免伯爵得青伯爵准辭仍令為都督同知子弟世襲錦衣衛指揮使於是給事中楊秉義言魏彬著名八黨流毒四方結姻江彬固寵怙勢罪不容誅乃掩其滔天之惡全其弟世襲之官非所以示天下也乞收回成命亟治彬罪削英之職革其世襲以昭至公會給事中徐景嵩亦言魏彬及御馬監太監谷大用先附逆瑾繼黨江彬交相引援竊弄威福並宜寘之典刑以謝天下給事中

吳巖亦言魏彬不宜仍令供職其弟英不宜止削伯爵及言安邊伯許泰依附江彬同惡相濟昨至江西陰嗾太監張忠箠辱守臣已復深夜勒兵云備倉卒思以動先帝之疑畏而掩都御史王守仁之功至其擅權納賄殘暴險譎之惡擢髮不能盡數宜斷自宸衷亟賜處治實社稷蒼生之福於是上命錦衣衛執泰送都察院鞫治以聞而魏彬等仍寘不問及雲南道監察御史蕭淮等奏太監谷大用丘聚張永之冗濫積弊實為國家大蠹今詔書裁革二倉內使至二十七員矣乞遂罷中瑞館盡取其餘人代還內府供役及臨清徐淮監督之使宜一切罷勿遣疏入得旨前已釐革自今第勿更加詔減歲供內府鹽課之數初弘治時內府供用庫歲派青白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以後太監吳海楊先等再請加課遞增至三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淮海之間蕭然煩費至是御史

鄭光琬言 陛下登極首 詔選汰內府各監
局員缺悉依 祖宗故事今冗濫既清供用無
增課額宜悉罷減如弘治年制以蘇民困戶部
覆議從之

宣大兩鎮連歲凶荒軍糧久缺米價騰貴宣府
鎮守太監於教場操練一軍鼓噪求糧幾至為
變巡撫都御史李鐸上其狀大同巡撫楊志學
亦言本鎮軍民缺食公私匱竭強悍聚為盜賊
肆行劫掠北虜近邊住牧警報日聞乞亟為議

等蠱惑 先帝黨惡為奸放逐大臣陷害忠讜
變亂成法盜竊名器並宜誅戮以謝天下得
旨谷大用丘聚降奉御 孝陵司香張銳張雄
張忠于經等執送都察院鞠治魏彬張永閒住
其弟姪義子人等官爵冒濫者並依詔書鞫
賜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贈官仍各廕弟姪一
人為錦衣衛百戶世襲正德初年內侍劉瑾等
八黨亂政岳亨與大學士劉健等謀誅之語泄
瑾矯命杖岳亨於內門遣發南京尋令人追殺

之至是外上念岳亨以忠死故有是命入

罷鎮守湖廣太監李鎮回京以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孫元劾鎮扈駕襄陽蕪辱知府吳華也

舊制守備內臣在鳳陽者止令奉侍御皇陵兼

管示皇城安插庶人司門禁鎖鑰在密雲者亦

止以分守名仍聽薊州鎮巡官節制正德以來

中貴恣橫夤緣內批奏討符驗旗牌兼轄地方

奏改鎮守或充副總兵越分行事民甚苦之至

是兵部遵奉 詔旨請一切復舊制改給中敕

處下 部議於二鎮量增月糧折色每石至兩

按月支給候麥熟停止又請如前議動支沒官

銀二十兩作速運赴該鎮趁時糴買米豆與折

銀內兼放支仍發太倉銀六萬兩分委司官於

該鎮召商糴買巡撫等官設法究運以備主客

兵馬支用其鎮守總兵占種地土盡行退出編

入屯田召種辦納子粒通行陝西遼東各邊一

體遵行從之

差內官監少監汪俊往真定印烙木植巡按直

隸御史朱越言前者鎮臣侵越抽分貽患地方已奉 旨革回今侯俊雖以歲例印烙恐蹈前弊有累新政工部覆議請罷勿遣 上曰印烙木植與抽分無與令事畢即回不許生事擾民三月禮部尚書毛澄等言內府各監局供事官不係朝參者牙牌已奉 旨裁革今御藥房太監孫端不遵前 旨復為表鑑等朦朧陳乞宜治罪得 旨查見在供事官職名以聞

南京印綬監初奉詔革去匠役一百二名至是

諭奪其符驗旗牌 制曰可

先是正德丁丑大同應州沒止生擒虜一斬首十有五而將士夤緣內降濫陞廕至是兵部奉詔議裁除許泰已奪伯爵江彬江勳神周張洪俱已繫治獄李秉等八人有斬獲功丁見等三十五人曹惠等三人皆死於陣宜陞級如故鄭山等十六人在陣被傷宜改陞署級其谷鎧王勛馮政等九百三十四人及中官張永魏彬張忠等九人廕授弟姪等錦衣衛官悉宜裁革

上從之

雲南道監察御史蕭淮劾奏太監張永前在江西擅權納賄故縱逆黨輒以私忿械繫無辜即今刑官雖多所辨釋而庾死含冤者尚不可數計宜寘之法典以謝天下因言谷大用魏彬八黨之首惡並宜逮治得旨谷大用等已處分永降為奉御往南京孝陵司香

福建道監察御史盧瓊請罷各處鎮守內臣疏入報聞

監丞宗璽託以裝表符軸乞留之戶部言璽違詔宜重懲得旨匠役遵詔裁革璽貸問

吏科給事中劉濟查盤甘肅錢糧言山丹迤東倉場空虛糧餉全乏永昌新添游兵三千徒為耗費甘涼已有叅議總兵其分守太監徒為虛設俱宜裁革兵部覆議游兵已裁一千發回原衛其二千仍令周尚文管領巡邏涼州在天順間民猶繁庶故添設分守今民力不堪革之誠便乞將太監取回從之

刑科給事中劉世揚言近接出都察院原送司
 禮監提取內官吳善良揭帖面加浮帖書寫
 聖旨吳善良等照前 旨免提問司禮監奏請
 發落臣等竊惟 祖宗之制凡 旨意批於題
 奏本或登聞鼓狀發六科抄行凡重大事理傳
 奉 旨意各衙門必補具奏本於早朝面進此
 外未有硃寫 旨意出承天門外者所以重
 敕旨防詐偽也今累批浮帖徑從中出六科不
 得抄行諸司無從補本輕褻 綸音更張舊制
 此失政之最大也伏望鑒成憲重 命令今後
 旨意俱遵 祖宗舊制疏下所司知之
 初詔書禁額外貢獻鳳陽守備太監張陽復進
 貢新茶給事中張翀言寧夏所貢紅花及鎮守
 總兵官到任貢馬謝 恩皆非令甲宜罷禮部
 覆議宜遵 詔一切禁止如翀言 上是之
 監察御史李鎮言定策之賞內閣文臣俱已辭
 免此外或以迎立或以藩親或司禮贊襄 潛
 邱供奉皆得濫膺高爵世襲錦衣臣以為公侯

等爵非元勳不得濫封指揮等官非軍功不可
輕與乞重惜名器收回成命給事中史道亦
疏言內臣等祿廕宜聽辭免俱下所司知之
命上林苑監內臣照弘治間員額存留其占種
地土草場悉令改正養牲種果蔬人戶除供應
正役外一切科擾通行查革從戶部請也永樂
初設上林苑監於京師取山西平陽澤潞之民
充之使蕃育樹藝以供上用物品時止設文官
職專進送於民無擾後增設內臣九員至弘治
間漸增一十八員正德間添設總督僉書監工
等名至九十九員於是科擾百出擅將牲地草
場徵派二粒占用伴當御牢名目過索月錢節
年通計誅求至銀三十五萬餘兩逼死人命數
多上登極詔汰革之止存一十九員民始稱
便未幾又傳奉添設至六十二員弊復滋甚至
是戶部以舊額及節添員數并占種場地頃畝
開奏請如舊額釐革上是之
七月御史汪珊疏陳十漸其畧曰上初即位

天下忻然庶幾復見唐虞之治邇來漸不如初中二條曰初中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一犯法舉朝論之卒貸死而罰金後將何懲此八漸也中官有過者初皆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稍營換倖門復啓此九漸也

詔御用監歲徵物料如弘治例先是工部議上弘治以前例坐浙江金箔二千貼河南水膠二千五百斤黑鉛五百斤山東椴木五百丈檀木二十根山西大甘鍋三千個廣東白圓藤五百斤陝西明羊角二百斤羊毛五百斤蘇州府白長節猫竹三百根大名府細銅絲三百斤礬紅土五百斤河間府瀛沙三千斤土硝四百斤永平府灤州榜紙三千張廬甘石萬斤順天府青甘土五百斤水和炭三十萬斤工部石灰五萬斤易州山廠木柴炭各二十萬斤視正德十省八九已而該監奏派復有花梨木花秋木等物係奉依裁省之數部臣覆申前議釐革上從之

詔陵戶墳戶全復其丁初太監楊閔等為各戶
奏請事下戶部議謂墳戶止復三千丁載在會
典上全復則京民投免者多一切重徭遺累下
戶非便山上以陵寢至重特與全復先是各
內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於是
刑部尚書林俊等言宮中府中宜為一體諸內
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如罪之不當自宜
奏請治之不宜廢祖宗之法上報有旨
刑科左給事中張紳請罷鎮守內臣疏下所司
知之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陳時明以災異請斥太監
蕭敬其畧言敬素與宸濠交通幸逃國典今又
舞其才智熒惑聖明邇者大婚之議敬入劉
政重賄欲引納其女賴大臣毛澄等力爭不果
納其姦邪無忌如此陛下縱釋不誅不宜久
留於宮掖請罷敬司禮出之外宅以洩臣民之
憤消上天之變章下所司言且曰皇土
大理寺卿鄭岳言內臣賈全等侵盜倉庫宜伏

正法而特蒙曲貸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設至
敗露又圖幸免其害不可勝言且自 皇上即位
以來如陵戶任文舉千戶鞠王英等輒以內
臣奏請事從中決部臣執奏不聽其他下司禮
監處分者甚多夫法者所與天下共者也事干
近倖輒有輕重是法不信於天下矣古人有言
法行自近始又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故申屠
加辱鄧通而文帝不以為忤韓琦安置任守忠
而英宗不以為專前史書之以為美事 陛下
宜遠鑒前代之規近守 祖宗之法自今內官
內使等有犯悉聽部院問擬發本寺審錄則可
以昭 聖朝平明之治得報有 旨
山西道監察御史楊百之言革任錦衣衛千戶
張儀當宸濠逆謀時力勸太監張銳却其饋遺
私語御史蕭淮發其罪惡今銳得免死淮得美
遷而首功不錄臣竊寃之乞量授一官薄云酬
報疏入給事中安磐劾奏百之為儀游說陰與
張銳交關為復起之地百之復詆磐先因請囑

不行挾私行謗事皆下所司者詳吏部尚書喬
宇等不直百之之議加黜罰而刑部則謂安盤之
劾交關百之之劾私囑情狀未明宜通行法司
逮問以昭曲直得旨揚百之安盤俱列言官
自相訐訟本當逮治姑從寬奪百之俸三月磐
一月時儀以附託張銳結交江彬褫職不除彬
銳皆逆濠內黨銳見濠事且敗遠跡滅口士大
夫方以漏網為恨百之乃稱儀首倡大義謂銳
力折奸謀雖得薄譴公論鄙之

舊廠例衛齋

駕帖提人必由刑科僉批錦衣

衛千戶白壽等齋

駕帖提東廠訪獲犯人詣

刑科給事中劉濟謂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
乃敢批行壽等執不肯與語並列上上命會
查成化弘治年間事例以聞既而該科覆奏不
但二廟時為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廠衛節奉
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叅對壽等爭之不已
謂駕帖送科舊皆開寫事畧會同署名實不
係御批原本上竟從之因責濟等紛更舊

章令自以狀對既而宥之

二年正月戶科給事中張漢卿等言日者皇
上念幾輔莊田之害命給事中夏言御史樊

繼祖主事張希尹會勘安州鷹房草場涿州薰
皮廠敕曰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
侵占者盡給原主管庄人悉取回大哉王言
民切仰戴及言等勘報戶部覆請而兩奉明

旨曰仍舊曰留用該部執奏再三竟不之從是
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先帝時群奸

擅政八黨為首惡故薰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
草場割於谷大用今馬俊趙霽恃藩邸舊恩

妄乞免查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漸不可長
乞察諸臣查勘之明從部臣執奏之正盡革鷹
房草場薰皮廠并罪俊霽以為欺妄之戒不允
二月先是都察院疏請差御史巡鹽批答稍誤
以未下閣臣票擬也刑科右給事中黃臣諫曰
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草奏先行
票擬今使內閣虛代言之職中貴肆專擅之奸

關係匪輕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
疏入即改批如制

大學士楊廷和等上疏曰人君一身天下根本
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前後左右皆用
正人臣等先嘗具啓請於 昭聖慈壽皇太后
務選老成謹厚內臣以侍 陛下任使其魯經
先朝隨侍遺奸不得濫與又嘗極言異端左道
亟宜痛絕頃條奏慎如脩德十二事其一謂齋
醮祈禱日費不貲此皆先年亂政之徒焚鋤未
盡妄引番漢僧道試嘗 上心夫齋醮之事乃

異端誑惑虛誕誣罔聖王所必禁也昔梁武帝
宋徽宗崇信遵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
則纍繫金虜求福不得反以召禍又加近日劉
瑾錢寧輩崇信佛道建造寺宇皆殺身亡家略
不蒙佑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惟 陛下留
神采納斥遠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
清查一切冒濫恩賞實萬世無疆之休
詔蠲太岳太和山香錢一年脩賑從湖廣守臣

請也太監潘真奏留不許半命張公既而
內官監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抵工部匠頭
宋鈺求賄不獲因以他事啖文杖鈺幾死事在
法司問未結文為陽鳳訴寃得旨改令鎮撫
司訊理尚書林俊等執奏以為祖宗朝以刑
獄付之法司罪無大小皆聽平決自劉瑾錢寧
用事專任鎮撫司為之爪牙政出多門盜賊滋
起此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
復以小事誣法傷平明之治上不納明日又
奏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
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
盜吏狄兼謨繳還詞頭自古忠臣愛君大抵如
是夫太監崔文乃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
俑也蕩搖主心排軋言路其罪已不容誅茲復
飾詞巧辨脅奪見囚謂法司為無人謂祖宗
成憲為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
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為此輩紛亂人愚言突不
敢愛死上頗優容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六

科都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王鈞等工科
給事中余瓚等五城巡視御史初杲等交章論
諫章凡有十四署名者共八十人疏上皆付之
所司

戶科給事中孟竒言太監李宣故逆瑾黨也已
奉 詔革職近者諂賂皇親結為姻好夤緣左
右復有提督京倉之命自 皇上中興以來除
舊布新而 先朝奸黨內臣弟姪家人猶潛居
都城布列禁地鑽刺伺窺無所不至若其謀遂
成則其禍匪細伏望將宣取回閒住凡一切奸
黨弟姪家人盡逐之使肘腋之下豁然清謐而
勲戚之家敢有貪嗜權利與厮養下輩結為婚
媾者即如法禁絕以警將來 上曰李宣已有
旨矣一切奸黨所引宦豎人查發回南京監局
着後弟姪輩無得入禁門勲戚仍與婚者必罪
不貸

十月臨洮府知府郭九臯為藥州民趙紀誣以
前任永平府事訐告東廠太監芮景賢奏聞

命差官校逮問巡按陝西御史劉紳言東廠之設專主緝訪在京奸偽無受理詞狀遠差官校拿人之例趙紀細民不訴撫按而越訴東廠實由書手陶淳通賄景賢所致也乞將趙紀陶淳九臯同解法司問理太科給事中劉濟等言趙紀小人無忌憚實定國公徐光祚主之查得國初魏國公徐達修理山海關欽賜彼處田土即於洪武末年具奏辭已經順天撫按官孟春郭南奉旨查復給與軍民屯種今光祚欲隱情奏討故嗾趙紀捏奏土豪欺占以為之地耳法當並究而十三道御史彭占祺等亦合疏力言並下鎮撫司知之巡視光祿寺科道官王瑄等劾奏東安門內使張遷田博孟貴及軍役蕭名胡柰等索要糧長解戶財物數多乞行提究命逮蕭名等下鎮撫司如干碍張遷等據實奏聞

十一月劉景旻既調廣德州判官去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復奏景旻在途仍用禮科舊銜乘坐船取

夫役而長蘆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紙牌送之
並屬違例 上命逮最國用下詔獄鎮撫司具
獄上得 旨最謫戍國用降遠方雜職刑部執
奏最等情罪宜下法司擬評不報 聖旨
三年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
批答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官旨事不考
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群小竊權希寵以至於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
之不安也疏入 上怒下繼曾詔獄尋降金壇

縣縣丞時給事中張達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
孚馬明衡季本各論救皆不報

南京 孝陵司香內使谷大用奏乞回京調理
禮科給事中章僑言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
彬寧樹八掌之兇釀十六年之禍遂使 先帝
不得正其終 陛下知之悉矣節奉 明旨列
其罪狀 天語戒嚴凜於鈇鉞大用死有餘辜
不知一旦何所窺矚故違 詔旨而敢於陳乞

叙奉迎之勞懷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進之機其設謀積慮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辨而痛遏之恐乘間伺隙群兇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矣章下所司知之

己巳錦衣衛百戶俞賢以太監俞恭義子傳陞管事兵科叅論謂事宜裁革兵部覆奏祖宗舊制武職以授軍功管事必由推選至於夤緣乞陞則孝廟之禁例而查革冒濫又陛下登極之明詔也今俞賢冒無公家之勞又非太

監子姪遽以錦衣管事之銜而加之僕隸厮養之輩輕襲名器紊亂典章誠如科臣所言者亟行裁革以杜陳乞之端得報有旨

收糧內臣貪恣應天巡撫吳廷舉言內官監監收白熟粳米額外科索無厭大率正糧一石加費二石方獲批單雖屢奉旨禁革而該監科

索如故請令提督太倉太監一員與倉場侍郎無同監收庶弊奸可革民不為病戶部覆議總督倉場與內府不相統攝難以行事今但宜嚴

金州史記 卷之五 前集 三十七
加飭戒及請命巡視光祿寺科道帶管訪察奸
弊以聞 上曰然今後內官監收糧悉如故事
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軍餘人等有仍
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財者如法究治巡視科道
官不必帶管

四年三月御用監太監黃錦等言成造龍床及
御用等器木料不敷乞行南京守備太監委官
於蕪湖抽分廠并龍江瓦屑壩抽分局將抽下
杉木板枋選擇印記令彼中軍衛有司運送應
用工部執奏謂蕪湖抽分專以成造運船及供
應器具其朝貢四夷賞賚折價亦取給於此每
歲所抽竹木易銀不過二萬餘兩不足以供所
費今該監所需二十餘萬兩是罄一歲之入曾
不及十之一也况南畿災傷頻仍軍民並困責
以輔運或至太虞乞 敕該監酌量緩急汰其
濫冗先以南京 御用監見存木料取次應用
不足則於龍江抽分局支補其蕪湖課銀仍供
糧船器具賞賜之用則成法不亂人心亦安

上竟從錦所請云以正德末太監黃玉鎮守潼關貪暴恣肆邑井無賴多投之指揮彭松賁鉉王臣等倚勢為姦橫索行旅之貲即小民任負任宦行李無得免者至抑勒故官欲發其襯求藩府餽遺不厭則杖殺其使者積資以鉅萬計嘉靖初為巡按御史丘道隆所劾詔革玉任閑任彭松等下山西撫按勘報至是都察院據勘詞列上罪狀以上以王罪重仍令逮問松鉉於邊衛充永遠軍王臣等俱邊衛充軍

六月守脩鳳陽太監王德乞更換敕書兼管廬鳳淮揚徐滁和地方事詔許之兵部執奏

祖宗設立鳳陽守脩供事皇陵兼管皇城及高牆鎖鑰督操八衛一所軍馬初無管理地方之例正德來始有夤緣兼管頃已奉詔改正豈可復許乞收回成命戒諭王德安靜守法得旨鳳陽守脩所管地方依成化弘治間例行已南京御史譚魯等給事中顧濬等並疏

言德乞兼管地方非舊制不宜許章俱下
十一月鎮守薊州等處太監李能奏其家人李
和等青山口斬獲有功已註羽林右衛小旗復
求改註錦衣衛兵部執奏言其詐冒軍功不可
許高詔許之

太監梁諫奏內府供用金寶珠石缺乏請下戶
部措處戶部尚書秦金等言內府供用例取之
各處解到折糧折草等項數內其金征雲南年
例一千兩急缺則該部量為辨用今 朝廷經

費多端太倉所餘無幾此外區處乞行催各省
應解之數至於珠石原非中土所產 祖宗朝
俱有內藏 皇上躬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
具勞民動衆矧廣東雲貴等處災異頻仍一聞
採取民何以堪 上不允令照先年事例採買
先是提督浙江市舶提舉司太監賴恩比例乞
換 敕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有 旨
許之兵部執奏市舶司太監原無提督沿海職
任雖有稱成化間太監林槐例係出一時割行

尋復改正不宜復引為比况動調官軍係朝
 廷威柄賴恩小臣豈得專擅不過欲假此以招
 權罔利也乞收回成命戒恩仍守舊規 詔
 如前旨給之都給事中鄭自璧亦言市舶提
 舉司建於太宗之初年而提舉沿海之勅乃
 頒於憲宗之末歲准行之後朝廷旋覺其非
 即為釐正雖以正德年間政體紛更百弊滋興
 而市舶一敕不敢輕議請換胡乃於 聖明之
 世而有貪佞狡詐如恩者顧可徇其請耶乞痛
 加切責取回別用另選老成以代其任章下所
 司

十二月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等疏言頃太監
 扶安病故 皇上軫念舊人優恤其家既令太
 監李清董治喪事復以 恩陞錄錦衣者八人
 夫 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授蓋謂彼以生
 命博之也然猶覈實乃授無輕得者若扶安輩
 之於 國家臣不知果有如前所云助否耶且
 中官傳乞之典 先朝間有惟正德為盛 皇

上登極一詔裁革殆盡遠近相傳以為盛事
今復自反之何也借使扶安生事陛下勤心
納忠有所裨益則但官其弟姪一人而已足償
報胡可不計親踈俾異姓厮役皆得竊盜衣冠
耶伏乞守祖宗不可輒易之法踐王者不
可輕食之言從輿論不能曲回之公原臣等不
能將順之艱收回成命庶予之者有節而受
之者亦不為濫兵部尚書李鉞等亦疏諫皆不
聽

兵部侍郎胡世寧言比者官匠趙奎等五十四
人以太監張忠一言盡行陞職祖宗列聖以
來臣未之前聞也且自古國家財盡必取於民
民窮必至於變今官賞既濫則俸入不得不增
恐有限之供輸不能給無涯之用度陛下為
祖宗保天下為天地養生民不宜有此疏入未
報會本監周縉王本等奏乞錄已故太監羅籛
秦文宗屬引詔從之於是尚書李鉞等驟諫言
我朝舊制武階專以待軍功管事必由於推

選自正德間為權奸所壞幾危社稷今釐革未幾而內臣乞陞之奏隨請隨得如祖宗成憲何天下公議何況小人之欲愈得愈貪若不早賜禁絕恐將來無復底止上以陞授官職亦先朝故事戒鉞等勿復言

五年五月御史謝汝儀言近者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旨尋復其官天下莫不誦

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襄請宥豐熙等罪

陛下既命部臣議上矣俄而復已之夫熙等狂

愚罪固難免陛下謫之已足示罰人才難得

若不及今賜還恐歲月彌深死亡踵至縱陛下

下他日欲憐而用之將何及乎御史喬淇論內

史谷大用不當召還而陛下不聽夫大用罪

惡不假臣言幸逃法網不足以泄神人之憤而

一旦與王堂先後起用誠恐此輩根據日固威

福日移陛下他日欲毅然去之其可得乎伏

望陛下推昔者復衛道黜崔文之心宥豐熙

余寬張漢卿郭楠呂柟等而叙用之退王堂谷

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則陛下之明斷將並日月侔天地而匹休古帝王矣章下所司

八年先是營 悼靈皇后陵度用鄉民尹甫元地六頃已而守 陵內臣郭鑑又度其地十五頃餘將為果園給事中張潤身言此地為民恒產且上有墳墓百餘所宜仍還民便命給民種住其 陵域占用者仍於近地如數補

三月初南京兵部奉 旨裁省諸司進貢快船

南京守條太監賴義復以經費不足運具疏請益

詔下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等覆奏言南京各

衛馬快船隻乃 國初置條水軍征進輜重之

用大小黃船乃永樂以來供奉 乘輿北駐及

進貢方物而設自 太宗都燕遂以二船專運

宗廟薦新及上供品物然物有定品船有定數

是以上無廢事下不疲民今則法久弊生管運

內官乃有假進貢以規利者撥船之際虛張品

物務求多船以濟已私蓋緣未辨其輕重多寡

故不能盡發其欺隱而折其偽辭今臣等查議先論其物之輕重次計其扛之多寡後定其船隻之數目雖有奸貪欲求多撥不可得矣嘗聞宗廟薦新品物惟太常寺所進為

皇帝舊額其南京司禮監制帛 孝陵神宮監

苗薑香稻等物南京內織染局 龍衣南京印

綬監 誥敕軸皆永樂以來上供之數舊額之

不可省者其餘若守備諸司所進則皆宣德正

統天順成化以來傳 旨取用可減者多如批

把非南京所產青梅酸澁不堪用天鵝鷺老鶻

鴈諸禽石榴柿子秋梨諸果又北方有之通屬

可省 龍衣綵錦紗羅綾段諸物既有織染局

之歲辨則當省南京供應之機房且一次所造

必備數年之需一襲 龍衣安得經年即壞若

是尚衣有餘似不當織造此則以會計停止者

也南京內官監竹器論造作則所值無幾計運

送則所費不貲亦宜會計所存可備數年之用

量為停止雲南膳卓朱漆器皿及銅錢諸品皆

堅久可行亦宜會計量省不必每年供造者也
即此一事之行 聖恩所及甚廣伏望 皇上
獨斷而必行之 上以所奏下該部議禮部尚
書李時等言薦新品物除枇杷非北土所產梧
桐子風鯽魚并入水木樺雞鶩彈俱宜如舊進
貢用船裝進其青梅石榴柿子天鵝鶩老活雁
鶴鶉俱可省供停減船五隻工部尚書章拯等
言南京工部每年造運供應器皿雖額數三千
六百件節年免進減造其數亦多原擬用船十

五隻亦宜臨時酌減織造 龍衣并竹器彩漆

卓盒銅鐵器物俱如所擬減免 上曰此疏所

言專在省併以紓民力俱依擬行著為令例自

後敢有假托增用害人者科道官指名參奏

五月工部言科道官監收錢糧如甲字等庫乃

祖宗之舊規近遵 明詔推而及於各監局

則今日之良法茲者內承運庫段疋及惜薪司

等柴炭軍器局等物料俱奉 明旨免行監收

其餘各監局若御用監御馬監司設監針工局

中帽局司苑局供用庫甲字等十庫廣盈庫則
原差科道監收內官監印綬監尚衣監尚膳監
銀作局織染局兵仗局酒醋麵局寶鈔局監甲
廠則續差科道監收謹開具請 旨以便遵守
上曰御用尚衣織染三監局不必監收第令守
法盡心製造餘如議

八月 詔革回陝西鎮守太監張紳四川鎮守
太監蕭通皆以貪肆為撫按官劾奏也

詔籍沒故中官谷大用財產初都察院讞大用
獄入 上御平臺 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問谷

大用事都察院覆不當否時對以所擬招罪與
律不合家產入官律止是三條謀反叛逆奸黨
大用所犯未應籍沒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於
天下故臣等止擬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 先
朝壞政正是奸黨如何不取信於天下鑾曰
皇上猶天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時等請俱收入
官 上曰然於是盡沒其產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聞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

年寧夏寘鑄之變受命總督軍務計擒逆黨撫
 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伏誅朝野稱快
 宸濠之變隨武廟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
 忠許泰輩猶搜求餘黨攀引善類永至多所開
 釋一方始安武廟還至通州江彬手握重兵
 人心惶惑然卒不敢萌異志者獨畏永耳及
 武廟宴駕遂計擒江彬提督九門防奸制變無
 所不至內官若永者誠不易得臣一清嘗與同
 事寧夏知之為真武廟末年之事則臣璉在

京所親見者今置之閑散終為可惜乞特賜

起用量加委任則凡供職於內者皆知為善之

有益而勉於効忠矣上曰卿等欲起用張永

足徵忠愛至意永在先朝多立戰功勤勞茂

著其令掌御用監印提督團營神機營操練

九年四月華元任大學士楊一清職間任一清

往在陝西與鎮守太監張永同事相善永之廢

而復用也一清有力焉及永歿復為作誌而永

弟容乞恩得陞錦衣衛指揮僉事兄富為副千

戶後富貴永家人朱繼宗侵沒贖產繼宗因訐
奏永勘事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以其半
饋一清轉陞容等官職容隨具疏辯詔下法
司推鞠廉得永存日餽一清生日賀禮金百兩
及容求文餽儀銀二百兩無盜宸濠金事擬容
違例乞陞贖徒革職一清請自聖裁奉上
詔革容職而貫一清罪所受金帛令所司追收
入官既而給事中趙廷瑞等復以為言乃奪職

南京兵科給事中秦釐上言南京內外守備三
弊一曰投托二曰役占三曰威虐并劾魏國公
徐鵬舉太監賴義姦利不法事上以鵬舉勲
戚大臣姑宥之戒令改過自新義罷回京餘
皆如議

工部尚書章拯禮部右侍郎湛若水奉旨會
勘錦衣衛軍匠章源所奏事言品官墳塋原有
規制內官已故往往賜塋造碑亭享堂皆出
特恩或有因而盛興土木華靡踰分又有預修

越制之工以冀後來。恩寵積弊既久玩襲為常非止張忠張永一二人而已其事有實者下法司問擬諸墳塋過度者通行禁約甕山紅石口山脊先經挖掘廣源閘石隄水溝先經開引者即行填塞仍勅金山管事太監嚴禁山原無致傷龍行正脉。詔法司看處以聞。

十年五月都察院查勘過童源所秦太監秦德張永張忠墳墓在甕山廣源閘等處俱係山陵來龍過脈及環拱處所且奢麗踰制俱宜改正其餘官軍墳墓不下數千凡有奢侈僭分者亦行改正其山西一帶開占煤窰俱應禁約上曰秦德等墳墓越禮奢侈俱改正拆毀其餘官民墳墓但有奢侈過分者限三月以裡一體改正如與龍脉無干並無造作奢侈者仍舊不動煤炸係民生日用所不可缺不係緊關應禁處聽小民照舊生理

詔革鎮守浙江兩廣湖廣福建及分守獨石萬全守備永寧城內臣先是都給事張潤身劾奏

鎮守浙江等處太監鄧文張賜潘真少監師章
貪縱害事宜黜分守獨石等處奉御田霖監丞
李俊姚保皆冗員宜裁兵部覆請悉行裁革永
勿差補 上然之故有是命

二十五年謫巡按湖廣御史包節邊衛永遠充
軍初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節至欲繩
之而語泄斌懼思有以中之於是俟節謁其陵
時故獻膳羞遽使徹去而詭稱節麾出之鍾祥

縣佃民王憲等知斌與節有隙詣節告斌黨庇

奸豪周章等諸事節令指揮黃恩邵勛收章下

同知范昕驗問意欲以此持斌而斌遂劾節不

以正旦謁 陵延及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行

傍立褻慢大不敬奏已發而節始奏斌前事

上怒以節奏乃欲抵飾已罪捕逮下法司拷問

以節至既不謁 陵及謁又褻慢又受豪民訟

陵辱守臣重刑周章斃於杖下宜坐謫戍昕宜

為民黃恩邵勛宜革管事 上以節恣肆作威

欺慢不敬酷刑打死人姑從寬永戍邊衛逃則

身州史考 卷三 前集 三頁末
殺之昕恩勛亦戍邊衛王憲口外為民安置
二十六年內使侯章之母笞殺使女章恐事露
支解其屍入甕中欲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擬絞
上諭輔臣夏言等以章殛屍可惡且係閹奴何
得有使女改斬仍速決

二十七年七月其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
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綸以違例自便劾之
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在有司馬
匹之飼養在圍僕是以度死有罰歲用有考巡
視官員不為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
政如例從之

先是內官監太監高忠嘗以事忤 旨繫內獄
尋被釋無何即有宮婢之變 上甚疑之至是
月忠以建 大享殿請祭司土之神易礫字以
定頂 上大怒謂其包藏惡念任意欺罔且定
礫常言何礙理而諱避也令所司論如律斬之
居數日刑部請執忠付獄 上曰朕初因定礫
二字一時怒疑人將謂以片言罪人且昨工部

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安礫非也自後內外
文移其仍定礫如故

二十八年正月初童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
并訐永墳建造違制及礙 皇城龍脉詔下所
司勘報永墳與風水無碍第侈大越制 詔損
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郭祿為所逐思有
以傾之乃祖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脉容不行
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 哀冲太
子不永令其子郭麟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閻
紀所使之轉奏紀 麗妃關氏父也 上謂輔

臣曰此疏甚無謂人命定自天矧積後人福則
在其祖父之德顧朕不逮 皇祖皇考深仁厚
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是理耶
輔臣張亨敬等因奏近年無籍小人各競為浮
辭挾詐人財錦衣雖見任官無受詞訟例紀係
帶俸乃受郭麒告詞為之轉奏其為郭麒主使
甚明此風若漸長未免有傷 皇上平明之治
請嚴治之得 旨郭麒挾詐害人主使閻紀瀆

奏其令法司逮訊從重問報紀貸之祿計窮乃復具奏訐永如紀奏且誣其與皇親王交通中有大姦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䟽闌入午門前為麒麟聲冤 詔鎮撫司執付法司如前 旨從重擬報法司乃論祿麒及諸朋謀奸首俱發邊衛充軍詔如擬初郭勛以張永故有憾於楊一清乃乘霍韜劾奏一清使永奴朱繼宗告容為私犯語流禁中容與一清俱得罪繼宗宥不問自見告訐遂熾至此容凡三被奴告矣事初聞衆惴惴懼興大獄賴 上聖明察其誣置諸姦重典中外大悅而告訐風少衰 〇 元年六月天壽山守備太監劉遠請給符驗旗牌不許

三十六年掌錦衣衛事太保左都督陸炳劾奏提督 內皇城八門兼掌刑司禮監太監李彬侵盜 帝真殿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軍丁造墳於黑山會起丁字大卷僭擬 山陵大逆不道宜寘之法 上命錦衣衛捕送鎮撫司拷訊下刑部擬罪比依盜 大祀

神御物律與其黨太監杜泰李庚王愷皆論斬
餘發遣如律没入其貲白金四十八萬有奇玉
帶金寶絛環八箱餘珍寶不可勝計杜泰即誣
馬從謙至死者也

四十年直隸巡按御史黃紀勘奏黃花鎮守備
太監紀陽貪殘不法大壞邊防因言邊關守備
太監之設其來已久荷 皇上洞燭邊情盡行
裁革獨黃花鎮一人以保重地臣謂本鎮既有
兵備又有叅將守備等官則訓練防守自不乏

人太監自為虛設况此輩類多殘貪怯懦原非
可寄以兵柄者請并革之疏入上 詔錦衣衛
逮陽赴京員缺不必更補已而陽捕至亦訐紀
索賄不得挾私妄奏 上乃命并逮紀送鎮撫
司與陽面質紀坐調為大理寺評事

四十四年先是湖廣黃岡縣民胡大順夤緣陶
仲文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
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乃偽造 萬壽
金書一帙稱為呂祖所傳得之鸞筆且言祖授

大順三九大丹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遺其子王玄隨妖人何廷玉賫以入京因道錄司左演法監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楹獻之藍田王者原江西鐵柱官道士以進法秘授官萬象同以扶鸞術侍上西內因交懽楹時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賂致順意附託之田玉等遂以其書藥進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批扶筭者如何不來然未明召之也

田玉等遂詐為

聖諭徵大順入

京至則屢

上書求見

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

却是藍田王羅萬象因我問妄將他喚至詐令扶筭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宮或有所使然者今大順可以仍用否階曰大順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王尤甚觀妄自傳喚即可類推至於扶筭若中外通同間有准者否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今宮擾已久恐非由彼所致且不能必其用後宮擾果息

及不敢保別生事端似不若如前繩之以法之
為正也 上悟乃報曰藍田王無理之本去冬
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 密旨取大順
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復言水銀非可服食
詐傳 聖旨罪惡尤重若置之不問往後群小
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禍 聖明速斷
以消隱禍 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藍田王萬

肯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
揮將若之何此其機芽實當預防必湏重治乃
架重深寄也乞 聖明斷而行之 上乃下大
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楹具密疏匿殿樞中伺
間疏元上前為大順等申解給上大怒付司禮
監拷訊具得田王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
田王萬象廷王玄俱論將錮於獄楹尋死獄中
部臣請驗而瘞之 上以逆囚當戮之於市怒
該司官吏不如法奏請致得自盡 詔奪郎中

方良曙俸二月該吏論如律自盡

監考所具呈田王等通事

間凝 上南為大鄭等申稱之土大惑於同斷

鄭等去同令珍重璉罪璉具密稱璉璉中同

珍重璉寄也乞 聖恩璉所乞之順土及下大

璉部者之何此其對者實當所乞必鄭重去乞

首至重者璉璉信斬山日半璉出七璉首兩璉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十六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六

隆慶一朝 萬曆附

隆慶元年正月 勅禮科左給事中王治御史

王好問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已而太監崔敏

等奏請免查戶科給事中張憲臣劾敏等抗違

明詔當治罪得 旨內府錢糧 詔書所載者

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備開收支見在之數與科

道官查理不許違抗其開詔內不載者亦不得
槩查敏等勿論於是治等復言 詔令已下不
可

二月內官監太監李芳劾奏前工部尚書革職
閒住徐杲與監生王儒等六人前脩理蘆溝橋
侵盜官銀萬計得 旨命錦衣衛執杲等送法
司鞫問刑部擬如律例追贓發遣從之

先是內府匠役以工完陞秩至太僕少卿者一
人苑馬卿二人布政司叅議二人郎中一人員
外三人他如鴻臚寺丞光祿署正等銜以百數
冒濫不可勝紀 上心惡之於是內官監太監
李芳等奏請裁革事下吏部議留用閒住及裁
減職級俸薪食糧供役有差仍請自今有夤緣
乞陞者聽本部叅治從之

七月巡按湖廣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守備太監
呂祥七罪乞徵祥還并罷守備官兵部言內臣
有事太和山始於成化初然止用以提督道流

於地方無與也宜如省言罷之便以上是之
詔革分守徵祥還已而司禮監舉御馬監右監
丞劉進代祥上仍命提督分守湖廣行都司
等處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疏言臣訪
知劉進大本劉俊嘗守顯陵誅求萬狀
肅皇帝下之獄已充孝陵衛淨軍今逃籍易
名復得進用代祥此退飽虎得饑虎也上悟
遽命罷進問司禮監孰可代進者於是內官監
左監丞柳朝自司禮監典籍得推用仍兼分守
兵部尚書郭乾曰臣惟人君之尊如天其令四
時也故傳曰令重則君尊夫一太和山內臣耳
部臣曰分守可革陛下亦曰可革科臣曰分
守可革陛下亦曰可革而旨從內降旋復
易之傳播中外殊駭聽聞臣等以天事陛下
願陛下以天自處而堅四時之信天下幸甚
上是之命改給朝提督太和山關防毋兼分
守

八月吏部議恤先朝言事諸臣以光祿寺少

卿馬從謙及戶部員外郎申良給事中張達常
泰右春坊清紀郎周鈇名上 上怒不許部復
引例奏亦報罷蓋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而
部臣首議卹錄故中官撓之於是吏科都給事
中王治江西道監察御史龐尚鵬各上疏援部
議力爭 上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終不允
惟申良以下四人得追贈云

九月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巡視京營給
事中孫枝御史韓君恩等各上疏言內臣不當
坐營且團營裁革已久亦無可坐乞追寢 前
命 上以示輔臣徐階等言 太祖時原無團

營團營之設起於景泰年間至嘉靖二十九年
已經 先帝裁革特以大明會典脩于正德中
未及明載今內臣委無團營可坐事體有礙施
行言官所言無非仰望 皇上遠遵 太祖

之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似應俯從 上不
悅因詰階何故不奉 詔令具以意對階等對
言 皇上有旨臣等豈敢不遵但團營先於嘉

靖二十九年 先帝因虜賊入犯懲戎務之廢弛考 太祖之初制將團營裁革內臣取回數年以來事權稍得歸一操練漸覺有效良法美意誠萬世所當遵守者也今 命內臣坐營若據見在之制則以無營可坐若必欲用內臣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更變不惟臣等不敢竊恐 聖心亦有未安者且團營始于景泰革於 先帝臣等下情實願 皇上惟以 先帝為法是以昨蒙發下科道之疏輒有陳奏無他意也 上納其言遂 命罷之

隆慶二年三月先是有 旨命太監李佑往督蘇杭織造工部言頃以 明詔取回織造內臣中外傳頌 聖德今 詔墨未乾而 制使復出殊駭觀聽請行撫按官如法督造而罷佑勿遣毋渝 大信而損儉德 上謂已有成命趣予佑敕令亟去于是都給事中孫枝御史郝杰各疏言比來東南諸郡賦役煩苛財力困竭即乘輿服御有數而工役科派費不貲且內侍聲

勢尊嚴有司承奉惟恐不及一切供億皆民脂膏惟 陛下如部臣議以蘇東南久困之民俱報有 旨

七月內使許義坐挾刃嚇人財事發巡視中城御史李學道不候叅提遂執而笞之其黨皆忿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至左掖門外捽學道衆中奮挺毆之踣地百官相顧錯愕 上聞之大怒 命錦衣衛執內使十餘人至東上門杖為首者一百發煙障地面充軍餘各杖六十充 孝陵衛軍學道亦以擅笞內侍不諳事體調外任

九月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復上疏引疾乞休因言本部上供錢糧已經奉 詔節省而為太監滕祥所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如近者傳造櫥櫃採辦膠漆修補七壇樂器祥輒自加徵所糜費以巨萬而工廠存留大木圍一丈長四丈以上者該監動以御器為辭斬截任意用違其材臣禮力不能爭但憤惋流涕而已

今嫌隙既成事體相悖若留臣一日則增多事
于一日乞早賜罷以全國體上覽疏不悅令
致仕去史謂禮在先朝以土木容悅致通顯
上初即位攻之者甚衆及是自知不滿於公論
故以事忤中官求去挾詐沽直非大臣去國
之道也

十一月命錦衣衛逮閒任太監李芳杖八十
送刑部獄監錮待決尚書毛愷言自昔聖王刑
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直使死者服罪不寃且將
使生者懼罪不犯耳芳供事內廷日久今一
旦坐死罪狀未明臣等皆莫知所置詰非所以
示天下公安左右之心也疏入上以芳在內事
上無禮第命錮之蓋芳數以直諫忤旨故
也

隆慶三年司禮監太監滕祥疏請查汰匠役以
省糜費工部言匠役之濫已經奉旨裁革千
餘人迄今二年占怯猶故臣恐此舉仍蹈前轍
則不如不查之為愈也得旨命該監速查造

冊送部科存照已而祥奏裁去者二千四百四十人止存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七人十二月降巡視皇城御史楊松三級調外任時尚衣監右少監黃雄者 乾清宮近侍也嘗以番休日私出徵子錢與居民鬪市中兵馬司捕繫之明皇執送御史松所事不決而內監以雄不入直令校尉趣之校尉詭言有 駕帖召雄松驗問無狀乃劾奏雄暴橫不法詐稱 詔旨雄亦自辯不如松言 上以松奏事不實不奉 旨輒

拘係內侍官

命降調而黜兵馬之捕雄者為

民雄亦降三級發南京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江西道御史王圻各疏爭之不能得於是巡城御史俞一貫等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 輦轂下不法其論雄事雖激然為 陛下執法安民非有他也今松以一言輒出則不惟臣等臨事掣肘而風紀不振善良不安其於 聖治關係不細惟 陛下幸宥松以光 聖德不聽 四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以熟審屆期請釋

繫獄內官李芳等章下刑部議芳等二十五人
已瘦死其六茲復餒瘠者半宜放釋詔釋芳
及陳鈿楊義楊添爵喬朗發充南京淨軍李智
王進鞏真甯春李珍還鐘鼓司應役餘繫故如
六月命錦衣衛逮北城兵馬指揮孫承芳杖六
十點為民時北安門有直宿校尉負一屍棄門
外承芳見之疑有奸使使收繫鞫問辭連內臣
李陽春陽春恐罪及已乃先奏言死者初入內
時偃卧無恙因念禁中非外人卧所故遣軍
校扶出而承芳妄生事端擅加刑校尉當治
上信之遂反坐承芳而釋繫者勿問戶科右給
事中查鐸等及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俱請以
陽春所奏下法司驗問不聽

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襲封為王仍支
輔國將軍祿禮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於
親王萬世遵守莫嚴於君命縉熿以懷王
從父例不得繼襲此先帝獨斷皇上親裁
成命赫然孰敢違越而縉熿復使延長等王

列名陳請是條例不足憑而明旨不必信也
且肅府始封甘州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得稱極
邊即選擇諸郡王賢者使理府事自足鎮護不
必變更條例 皇上即欲聽許宜下廷臣雜議
之使 朝廷大信可全 宗藩大分不越然後
可 上曰已有 旨不必阻撓既而禮部請封
縉燾為 郡王他宗藩如縉燾者率以此令從
事 上不許竟封為肅王都給事中周詩等御
史劉良弼等爭之皆不聽蓋太監陳洪入其賄
故力主之部議不能奪也

萬曆元年大學士張居正等題文書房官立得
用傳奉 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為
着降做小火者發去南京孝陵種菜爾等司禮
監管事牌子既受 朝廷爵祿朕一時昏迷以
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方可爾等固一時歡喜
不言我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
邪已去今後但有奸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并
管事牌子一同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傳

示到閣除欽奉 宣諭臣等另行具題外看得
孫海客用奸邪不忠引誘蠱惑以致虧損 聖
德舉動差錯上違 聖母慈訓下失臣民仰望
之心論 祖宗法度宜正典刑罪在不赦 皇
上心雖惱恨猶不忍加刑薄從降斥燭奸之明
等於日月宥罪之仁同于天地矣臣等查得舊
例孝陵種菜者皆軍人之工犯既發令着役不
宜止降大者須充做淨軍乃為正法臣等謹擬
票上請 聖裁施行所有原奉 聖諭謹用准

繳具題以聞奉 聖旨乾清宮管事牌子太監
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為降斥未盡其辜
着充淨軍發 南京孝陵種菜該衙門知道
又題伏蒙 聖諭朕昨者御筆帖子先生等看
來未曾孫海客用朕心越思越惱這廝壞法今
又降做小火者發 南京孝陵種菜先生等既
為輔臣輔弼朕躬 宗廟 社稷所係匪輕焉
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
為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為堯舜之臣今朕奉

聖母慈諭教誨朕悔過迸去奸邪先生等各
要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房丘得用恭捧到閣
臣等恭誦綸音不勝欽仰惶愧仰唯皇上
天挺聖資幼而聰穎自御極以來講學勤政
聖德日新臣等每日慶幸以為親逢堯舜之主
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聖
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宮中起居亦頗失常
臣等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庭不知內事即有
所聞未敢輕信而朝廷庶政未見有關故不
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舉孔子益
者三樂損者三樂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二章
書請皇上加意省覽蓋亦陰寓諷諫之意又
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近日聞皇上夜間遊
行左右近習皆持短兵器此何為者及文書官
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為妄不敢復
言連日因觀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
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皇上夜間
遊宴別宮釋去法服身穿窄袖小衣長街走馬

挾持刀杖又數進奇巧戲玩之物以蠱惑皇上
心希畝寵幸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天
生 聖主被這幾個奸佞小人引誘蠱惑一至
於此擬俟日講時面奏諫勸以盡愚忠乃蒙
聖母諄諄教戒 皇上審然改悔迸去奸邪引
咎自責又諭臣等盡心輔導此蓋 九廟列聖
之靈默啓我 聖母之心形之譴責陰佑我
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無過惟過而能
改則復於無過自茲以往 皇上依然為堯舜
之君臣等亦庶幾可勉為堯舜之臣矣 宗社
生靈曷勝慶幸但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臣等切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為尤甚
而其中諂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二人
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温太兵仗局掌印周海
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
皇上既將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
則孫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內以為 聖德之
累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斥

降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牌子等宮平日為
忠為佞諒莫逃於 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
聖裁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諂佞放肆者悉加
休斥且近日 皇穹垂象彗芒掃宦者之星亦
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 聖德此 皇上
修德改過之實政也 臣等又聞 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臣等特待罪輔弼
宮中之事皆宜與聞 臣親承 先帝遺命輔保
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內外之嫌
不直言匡救以致有此過舉孤負 先帝付託
之意萬死莫贖除痛自省勵以齒報稱外既蒙
皇上明發德音昭示 聖意 臣等此後亦不敢
復以外臣自限凡 皇上起居及 宮壺內事
但有兩聞即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
忠如孫海客用者亦不避嫌怨必舉 祖宗之
法請奏處治仍望 聖明俯賜施行 皇上亦
宜仰遵 聖母慈訓痛自改悔戒逸遊以重起
居專 幸御以廣胤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

玩以端好尚 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
資治理庶今日之悔過不為虛言將來之
德愈為光顯矣臣等無任瀝血哀懇之至伏惟
聖慈鑒宥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依
擬行

十年司禮監太監馮保奏為衰年有疾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延殘喘事臣嘉靖十五年蒙
選入內中館讀書十七年 欽撥司禮監六科
廊寫字三十二年轉入房掌印三十九年升管

文書房蒙簡拔秉筆與同黃錦一同辦事 賞
蟒衣玉帶祿米許在 內府騎馬尋 賜坐蟒

四十五年 龍馭上賓 恩典照舊賜欖杓

命提督東廠官校辦事又 命掌 御馬監事

隆慶六年五月內 聖躬不豫特召內閣輔臣

同受 顧命以遺囑二本令臣宣讀畢以一本

恭奉 萬歲爺爺一本投內閣三臣次日卯時

分宮 先帝強起臣等俱跪 御榻前 兩宮親

傳 懿旨孟冲不識字事體料理不開馮保掌

司禮監印蒙 先帝首允臣伏地泣辭又蒙
兩宮同 萬歲俱云大事要緊你不可辭勞知
你好纔用你迄今 玉音宛然在耳豈敢一日
有忘萬曆六年舉 大婚臣得以奉 勅贊襄
累年荷蒙 眷注之隆廕錫之寵臣不能恭述
萬一為此感激矢効犬馬事事經心時時惕念
任勞任怨以荅 三朝天高地厚知遇之恩臣
於此際正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何忍言去但
犬馬之年見逾六十精力日衰疾病屢作萬曆
三年臣因思慮傷脾積成濕熱毒流徧體幾損
厥生仰仗 聖母 萬歲怜念孤忠祈神保佑
始獲全愈五年復發於背上塵 宸衷今春首
右足破傷痛關心肺醫藥罔効伏蒙屢 賜存
問愈自跼蹐不寧茲者恭逢 聖齡日長 聖
聰日開 大婚大禮籍田謁 陵俱已完畢迄
今三月以來氣血頓覺衰憊步履日益艱難頃
因隨侍 聖駕不過斯須微勞輒不能勉強支
持且臣自覺多涉顛倒諸症一時復發力不從

心有辜任使臣見 萬歲前後左右多有賢能
堪用伏望恤臣犬馬効勞四十餘年容臣在外
調治少延殘喘朝夕焚香祝延 聖壽仰答終
始成就罔極洪恩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爾受 皇考遺囑保護朕躬永奉 兩宮
聖母忠慎勤勞夙夜匪懈今 宮門肅雍內外
寧謐實賴爾匡襄之力朕倚任方殷豈可引疾
求退宜仰遵 皇考付託之意不准辭

江西道御史李植疏為奸險近臣久肆欺罔罪
大惡極懇乞 乾斷亟賜重戮等事叅司禮監
太監馮保奉 聖旨馮保欺 君蠹 國罪惡
深重本當顯戮念係 皇考付託效勞日久姑
從寬着降為奉御發南京新房閑住還賞銀壹
千兩衣服二箱伊弟姪馮佑等都着革職發回
原籍為民不許僭住京師張大受周海何思何
忠劉定王銘楊舟李忠降做小火者發 孝陵
司香還寫帖子去該衙門知道又錦衣衛十二
月初八日於會極門接奉 聖旨馮保并伊弟

姪馮佑等家財庄宅及盜去御物等項張大受
 周海何忠劉忠劉定楊舟王銘李忠各家財庄
 宅着劉守有等同司禮監太監張鯨并監官田
 王張斌楊住黃勉典簿孫政陳矩各帶官校長
 隨封鎖抄沒入官

大盜匪犯奉

望首匪犯

孫

國罪惡

大惡匪犯

韓繼祖 魏重燦 韓重燦 韓重燦 同豐

書